



寓林集卷之七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策衡序

策之雄者亾過於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然皆偶
機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
粹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
大夫輩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
則而極其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

而乘其時又彼問此對響答象設以事成文而非以
文撫事故爛焉足述也 明興制科得人最盛而終
之以策直欲網羅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
之以經義爲排偶章句之文書生執理卽遺事騁辭
卽迷務喜倜儻非常卽卑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
天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
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以施於用亾
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衆智與億萬之變
庶幾可施於用者亾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錄
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卽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
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
章施於當世亦成用如弘治山東之澤道德而藹仁
義至矣其次如新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悍瑯琊
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
騷雅之作他名公鉅人靈珠隋璧雲蒸霞變不可勝
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托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
疵腐儒之所拘叅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
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辯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

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俱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可不讀也孝若夙有妙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當世黯然未究於用而露一斑之識衡鑒茲編領袖末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孟無術亦足以辦事而馬服君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甫推舟於陸而用與時不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論衡序

萬曆乙巳孝若刻策衡余實爲之序讀者曰我輩得此可以策當世取高名矣而論表闕而不宣未厭也又十年而論衡表衡成余又序之夫論之作雄始過秦曹回六代學而爲之也奇始非有先生王褒四子講德學而爲之也賈生東方生創作此體故雄奇變化不可測識王與曹因人成事已不足貴又况聲無哀樂宅無吉凶屢難屢答聚訟不決豈復有論乎至韓愈諍臣柳宗元封建則不然亦創而爲之非學而爲之者也故其盛名與賈誼東方兩生等至若科舉之論又不然朝各有體文各有時苟其違時而乖體

雖雄奇如兩生無所用之故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終
其身求一制科而不可得以其違時也今制舉首經
義與策表論皆試而用之皆時文也然風簷之中有
時未必有體有體未必盡有學術辭章以瞻之獨程
論兼三長綜異代而運以已筆庶乎隨時見奇而燦
然可讀此孝若有論衡之刻也嘗攷後漢王充所著
書八十五篇名論衡其言淹貫今古而不免蕪襍之
誚蔡邕目爲譚助且爲帳中之秘孝若茲纂令人人
共咀且嚼於其中而不忍秘其益廣矣乃有去取而
無品題孝若以爲此衡也則銖之兩之鈞之石之在
善用權者哉

表衡序

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 祖宗所以教事君也蓋論
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草野倨侮者未嘗無焉試之
以表而君臣之體絕廊廟之文嚴雖猖狂無忌亦必
諧宮商肅仗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然此 祖
宗之意而不料後之日赴於浮淫也表者裏之反猶
云明耳太史公表三代則世表六國則年表秦楚之

際則月取其明耳班固表古今人物則分爲九等取其明耳孔文舉薦士曹子建通親親其稍用俳也凡文盡然不獨表也前後出師俱家人常語而後之君子比於伊訓說命則表之爲表可知矣及唐之世抽黃對白相錯如繡其俳優極矣亦凡文盡然不獨表也韓文公潮州謝上及諫佛骨諸篇俱不爾也宋之表莫過歐蘇王介甫輩此祖宗取以爲訓者今其書盡在何嘗不光明宣朗了然於口而必雕繪爲精新襞積爲有學浮淫附贅何其陋歟雖然此亦時之所爲論與策俱不免何獨疑於表孝若存其最善者以佐教事君者而已矣嗟乎論表策具而衡爲全衡全而權乃可用是書也雖謂孝若之權書可也

靈鷲山素業序

古者父兄之詔子弟師之訓士惟孝弟力行通道略物束於廉恥雍容禮節亾堙其本始墮其所有事而獨後於藝文今則不然父兄之於子弟自童年乳臭玄黃初剖學一先生而授詩書輒以科名相豔文辭相矜委蛇世資遷徙如園屈志滅質移才驚俗背畔

先生之道而有所不恥師以之教弟子以之學道喪
世俗溺心若投珠於淵沉金於沙輾轉相屬倖成而
驕敗亦亾悔若毒藥之釁鼓百餘年後且聞其氣以
死悲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非人師之可廢而浮文
蕩心與俗趣舍者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某家貧嗜僻
聞見寡眇闇於道術卑行亾度豈其偃然臯比挾素
王之道以令羣材獨唯士之始業藝文一途違其所
趨而糾繩墨之論放諸玄眇力誠不任人亦不附語
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沿流遡源窮未返本倣
性而立修辭居業其庶乎方內挾策之士聞其風而
謬尊之爲壇靈鷲之山某於是忘其固陋從吾所好
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凡人有材短長靜躁受成
於天億變爲形惟虛與明若合符節在心爲神在題
爲旨 在文爲體函三爲一同出異名言所信毋言所
疑適已意毋適人意而後披質綴文諧聲合采各成
其至毋亂於得失毋弛於中道毋悔於白首出則政
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乃瞿然立肅然正襟而
對曰謹受教朝於斯夕於斯應求於斯矜者抑鈍者

奮歷一寒暑而揣摩之編成爲總其大凡絜長量短喟然而歎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先王之道不離藝文而得本始惟浮文殉名惟浮名蕩心生心害政生政害事一時受之百餘年而不化投珠沉金吾爲此患以無解於有道先生之刑其免也勉旃哉崑崙無極滄溟無涯保而持之知險知阻而乃可以立於四通之衢爲汝災木以鑒於人而匪爲人鑒題之曰素業業言習也素者質也以言其本始也大輅肇於椎輪醴酒造於玄水黼黻備於純白去俗遠去道近拙文伸志受成者不移吾與二三子之所守也雖然是是非非相尋無窮才者不乏遞爲雄伯二三子誠有所不足者而吾乃妄諛之嚶然慕古而卑俗得無有太息流涕還以悲予者乎

素業二編序

昔在癸巳爲壇靈鷲山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夫文在心爲宗在題爲旨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已意毋適人意毋亂於失得毋廢於中道毋墮於白首出則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過而聽余追嗜逐好

不相捨去者有年四方之雋踰河蹈江跋跬山海而
至者亶亶不已則汝亨有懼心焉夫衣布被褐不足
以耀黼黻之日飯粟茹藿不足以爽魚膾之口小言
庸論不足以望才士之腹某將棄夙昔捐舊好更求
所以豔耳目愉心慮之說而竟不得也二三子高者
若墜卑者若登中者若跂相與聚而謀亦欲更求所
謂玄妙之法矯捷之徑而亦不得某於是據席而呼
曰二三子來二三子來余與汝登山而臨泉於斯久
矣寒空雨靄日麗晴翠其幻千變山故如昨也澄泓
莽蕩爲濤爲雪爲風霆爲游絲其幻千變泉故如昨
也文章猶是山雲川月峰峙水流起滅毫楮間其幻
千變亦不可得而盡吾與二三子覲面而親握指而
授藉令去故而喪我又寧能相識虐哉余嘗懼夫庸
師之誤人甚於庸醫之殺人無他其所謂庸者不庸
而故者非故也先聖有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余
則安能釋昔者之法而詭遇二三子夫亦相與尋三
章而討之心胡以立宗題胡以立指信者安據疑者
安伏適者安往亂者廢者隳者之念安起一者安在

譬猶抱病之人各自索其病所自受而醫者亦密察其所受循脈按方以融通其意相與歸於無病而後已二三子於是遽然霍然離座而起曰有是哉子之引人也吾乃知新之非故而故之推新也法證心心證題題證文衣被乎布褐而滋味乎藜藿凡夫無所關才士不得馳天下之神奇果無有越臭腐而得之者精動而變蒸蒸然不自止矣雖然醫者眎病爲病醫者亦病則又轉而望救於他師吾懼夫庸之誤二三子而殺人之爲禍烈也於是褒次其文嗣刻之以證於有道曰素業二編

壇石山素業序

余生不聞道又賦材拙未讀天下之書往者偶以師心之技棲息靈鷲山二三子有謬而問字者與之互證於是有靈山素業之編今不自意折腰爲鍾陵令書生之長徙而芻牧衝方愁民扶匡不暇懶不能爲稽生勤不能爲巫馬子期退而自惟未嘗不拊心汗面恍恍自失而諸生虛影相逐不知吾之非故間有抱文而過者鍾陵故有書院集士余不敢廢時期而

簪聚於斯間亦自忘其吾之非故輒以習心應之相
與短長其說而又不自意有庚子役俾瞽者與玄黃
之觀得士九人合之得文百餘篇所許可不足爲士
準而士或以此相索筆墨不勝應於是乎災木而雕
之亦題之曰素業嗟乎易稱大業富有日新其德不
止菟文一途宣尼設教標目四科漢重師承而季長
經術有道人倫相遞而變訓詁之傳流爲應制而士
之靈心穎質受化於時在璞後雕亦難其人至以俗
吏之目繩天下恢弘倜儻非常之士士不俛首下卽
奔焉自放此墨翟所以悲絲楊朱所以臨岐而泣也
要以卽心爲習緣習見故所業不同今曩可覆無違
心之事必無違心之言亦各言其素也已矣豫章材
藪士矜重好修邑多子羽之節奇服者不盡見見或
不盡奇抑或有所見而不在譚經課稅之座不敢載
也縣所居壇石山之阜故繫之壇石乃文之佳惡識
者自定之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

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業則今世所爲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不能爲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復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何爲也水以造波波還爲水性率爲習習亦成性修詞立誠爲業妄言綺語亦爲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而服官設於衷流於物其爲妄且綺不可勝窮如絮塵岳如釁毒鼓百千年而不化則豈惟口有業而身爲菑可畏哉余亦嘗自觀省思維自余爲令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殃積悔隨消隨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子一業猶爲流塵輕霰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會或未甚墮妄綺之辟宐乎諸生之謬而習余於壇石山與習余於靈鷲山無異也壇石之山月有會向從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笈所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

千篇題曰壇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於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爲妄且綺也

素業五編序

余自壬子秋來白門至今幾六百日除効官下之日非眺覽山水則四方人士執經問字之日居多余非能挾所長先人亦似有結習在覺與諸生譚可自率胷懷先後所課文及得自遠寄者幾二千餘篇亦隨手答去存其佳者得百餘篇仍名素業嗣四編而五嗟乎文之難言久矣法度之論非所以繩末世至法亾而趨利捷效顰學步以套爲法令覽者欲嘔余甚厭之今文亦不必盡如古文然讀古人書多時而吞吐於筆卽尋常字句自與凡語迥絕至於靈心通道無古人句而有古人之神卽作者不自知抑又難矣余不敢盡持此論相士然沿襲可嘔之句必不令其竄入筆端善用古人書與能行古人之神者卽一字一句必爲之歡喜讚歎以拔其頽落腐朽之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簡乎狂者進取茲編近之矣至於士遇合有數存於其間不盡屬之文卽不

寓林集 卷之七
遇而文自在余持論如此而已不知天下人之心同乎余否也

素業六編序

素業初刻起余讀書靈隱山寺時遞刻至六編則余寄官白門三年內四方從游之人以文質者也升沉不同途先後不同輩吾第以文論在循本題理格以盡其法據自己心性以盡其才而又能湔洗剝換以盡其變要於不改其素而止庚戌十門人癸丑五門人別爲刻丙辰亦五人所寄來篇帙少又偶值刻六編時遂附焉至於俗習惡套亦有用之買名聲者恐後生效之以自爲能不得不詳列於篇除惡務盡我不敢不討此刻中亦有字句犯者其全體自佳則璜之考珠之類吾不能廢也吾亦有近作五篇附之未必極佳儻用商君反坐之法或可逃也

王逸季墨卷選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風雅寢薄荆公亦自有驅進士而學究之悔 高皇帝創垂不改其制士奮筆起厲意一術樹鴻鉅者不絕而雄雋之材往往內

厭而思遯去以爲快曰是不高皇所以欺英雄而挫其銳磨厲其流宕不屑之氣塞於大道嗟乎豈其然也六經四子精微之言詎減詩賦庸者汎涉無歸寧如一尊而博通之儒兼總條貫奚不可者厭生玩玩生逸逸生淫於是浮華相標虛氣相夸渝忠信裂繩墨生心害政流於無窮上標之爲軌下蕩之爲風文章之變可勝悼也端其範移其風如響斯應如倡斯隨神而化之使士不厭則亾如程墨程範人嚴墨入人易程所以爲軌也墨風之漸也然程居方墨行園程儲精多收物博積思長裁文斷墨儲精少收物簡思窘寸晷文束尺幅程上潔道下博名高有是非而無得失墨不盡蘄合道蘄遇主不盡爲名高慮不成名內櫻於是非外亂於得失是故墨之難爲工也有用短而成用長而敗有律而負有浪而勝有奇而之庸有庸而之奇其儵忽如風雨千百億變巧歷不能盡其凡大都行其思之所際以與氣符而溢之乎詞而寡特操故鑒程者不偏貴格貴冲夷自理如風行水雲行空鑒墨者不偏貴氣貴精醇自完如金在鎔

珠媚淵程以立常墨以盡變常統於一變散爲萬蓋
至於今多文少質奇詭橫厲常變龐雜吾不能辨其
程墨之體矣嗚呼歌者苦而知音稀自非澄清虛以
爲鑒通倫類族開於道術之旨烏能別涇渭於末流
哉某不自量每欲附宣尼竊取之義舉應制業次第
其品毋令耳食之夫以虛名誤而有所不遑吾友逸
季先爲之太上拓基神理妙於自然其次出奇無窮
各恣所之從厥攸好其次句字之間流響錯采小道
可觀傷其湮沒文章之變人心之符道有升降俗絲
習革璨然於篇若職方氏貢九州而吳公子觀十二
國之樂泱泱乎颯颯乎可以風矣乃若闡幽微顯摘
瑕見瑜勸百諷一覽於精微以破世俗浮沉之論又
逸季玄鑒所欲爲政几席之上範軌來茲者也海內
與於斯文者論世知變然於其然則經義亦足盡士
士必不至以虛名誤卽荆公所謂驅進士而學究之
悔逸季且爲一灑之矣

王逸季門人稿序

昔者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

行諸曰聞斯行之余嘗讚歎此二義者總攝天下之義有兩而敵應有一而互操古之名將往往以之提挈百萬出生入死而不悔其虛實奇正增減多少之用不可勝紀執文之士莫能解也今之執文未必遜於古之道術其動如生其靜如死爲之師者提挈天下之材雋亦宜不遜於古之名將而亦莫能解者何也夫亦各膠其師說而不相下抑其師之說有工拙利鈍邪夫拙而鈍者莫若余其語二三子循繩守墨奉法稟道若曹相國之斤斤畫一於三章然而讀吾友逸季之文橫行妙合取精集美舉天下之文士若無能操勝筭而出其上未嘗不爲之低首折心也逸季文名滿東南東南之雋者多登其門其文有玄有微有巧有俊有煙高有霞舉有劒戟有機弩有飛舞奔蹕大都得逸季之意各縱其才情之所極以凌軼天下之茂雋若韓白之兵上天下地無非生門斯亦天下之奇觀快論也逸季訪余靈鷲山余因得窺其武庫歎服而已而吾門有腐生且私相詫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

武之仁義意者先生始欺我也不知世有湯武則精
銳節制皆華山桃林偃息之具夫旣不得已而兵之
則三章之法豈所加於井陘淝水之上哉客有聞而
解嘲者曰兩君狎盟齊晉號今天下不亦可乎余曰
正或不能譎則不敢夫夫有霸之心也不可以訓二
三子吾守吾之拙鈍以遇婁東之師二三子有能爲
公西華之惑者則渙然解矣是時余有素業二編之
刻而逸季亦刻其門人稿行世因書而爲之序

正始編序

余少年酷嗜成弘間作者之文卽才華學術不同各
根本所學而致其才俱以理爲宗格爲律氣爲御詞
爲經緯精如絲髮之不相亂而天然自在如睂目頂
踵之不易位無論已至者之妙卽漫漶敗筆而先輩
氣格自見譬猶商周彝鼎王謝衣冠自是人間清貴
之具凌遲至今無論敗筆不足觀覽其佳者已如貧
兒富扮市門喬妝中無所見而名相流浪於傲僻之
聲舛襲於近似之理追維成弘如以戰爭六國馳想
揖讓之代可爲人情世道流涕太息江河之流誰爲

砥柱而豪舉之士以細過失之又可慨已竊謂欲制
科得士莫如正心術士正心術則自少年之習爲文
字始少年習文字必不可令舍成弘間作者而爲之
詭遇何者成弘間作者非但文章典刑而治世之氣
象亦隱隱隆隆可想見也嘗記爲童子時有復古錄
從先錄繼而有明文品彙繼而有原始錄先輩名法
家具在今多散逸於諸生鉛槧中不謂吾友元素與
余同嗜而爲正始一編剝碩果不食而魯靈光尚存
卽元素所評騭彼讀一過如隔世而見故人移身而
獲其心其欣暢歡喜真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余
與元素有子皆初學爲文而吾兒猶草昧未理因爲
元素題是編而命之少年信服此法卽未遂成文必
不至流壞心術爲無家蕩子余亦附元素作業舉功
臣耳雖然少年嗜酒者喜讀太史公淳于髡傳所爲
堂上燭滅男女錯坐以爲傳神而畏苦鄉飲酒之禮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昭代文通序

先是丙午歲元素在長安歸院之暇攬成弘以來業

舉作者彙一編授帷中生題曰正始余草草題數語
大都慨末流之濫而歎先輩名法家之不可及亾何
元素拂衣湖上則復取隆萬以來業舉文蒐獵之拔
其旨不背作者而格不謬成弘者合焉命之曰昭代
文通屬余序而流傳之余旣披覽竟作而歎曰嗟乎
文不在茲乎人亦有言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而文章
與時高下閱世觀變良有然者乃命世者獨不謂然
何者不同之心機智徂詐之心也與時高下之文寒
暑之遷而榮瘁之態也若夫本始之心含具靈妙條
達義理爲物不遷與時偕行古聖賢以之作經立傳
而昭代定以爲制文士彙以爲程傳辭宣意隨題賦
形鳧鶴之脛不容斷續山水之音互有寂喧若川會
海若血周全身隆萬以前成弘而後皆是物也故曰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禮豈通之所岐而通豈變之所
礙哉明昧信疑存乎學者耳矣學者不識本始之心
而逐時耦變則唐虞之代而有巧言孔壬識其心得
其通卽黍離之衰可以見文武禮樂之器元素之所

稱文通是也至於削除之嚴有同郢斤采取之廣不遺漁罟而篇章句法指示前津幾乎室燈眼鏡則元素之有功末學偉矣

陳孟常本經草序

宣尼有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儒者以經爲術遵王之道罷黜百氏煥乎其有文章也周衰微言息從橫交作孟軻凜然而懼曰反經而已矣是以宋人雖椎於文猶得依經立訓俎豆素臣之例其精可用也後生學士以文絀宋而忘其爲孔孟之功人故淺經術而膚引百氏讀其言相詭而靡又百氏之所不錄也居嘗與孟常言衡文者奈何弗凜然而懼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哉將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孟常笑不答蓋明詔下而士霍然起而或卽之而或離之則又顧孟常語曰陳生語有之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夫誠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不愈夫以詭遇罷者哉士卽湛深而博負豈其不爲名使而膚引百氏以與經術抗不然必且霍然而處乎卽與離之間夫本經立訓用宋人之精而俎豆之

是集義所生者矣孟常於是欣然出一編題曰本經
草屬余序而刻之嗚呼世或攻異而叛經則孟常可
廢也

范光父程文選序

文者心之精微也人心之靈千百億變出奇無窮而
古今取材者壹稟於法夫法非繇天降地出也標旨
於古初證智於神明猶匠氏之有規矩準繩而聲律
家之有鐘呂要歸於不可易士得之赴於主司者之
儀的命之曰中式主司者拔士之雋者以爲式以貢

於天子命之曰程式之與程皆法也是制義之三
尺聰明奇詭者不得逞自古卽三代盛王之御世不
能亾法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已秦
不師古燒詩書坑豪雋彼亦自有秦法而凜凜於商
君如戰國之六王唐之五季互以其智巧相攫攘而
凌夷崩壞甚矣文章與時高下按本朝之變成弘之
間三王也隆萬以來厲氣而取精先秦也至於今橫
意之所出自二氏百家以及稗官里諺之眇論皆可
肆而獵之以希遇合而先民之三尺若弁髦儻亦有

戰國末季之憂乎夫人心不甚相遠也救亾法以法
救法之苛以三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各有所自
起其故微眇不可得而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之法
也操於上則行操於下則明某草莽之臣無所攬其
太阿而光父氏之選出矣光父於書亾所不窺而精心
於經義特深其言抉微按律中獨有所證期無晦乎
良匠之攻苦操先民之三尺以救世而已光父令商
城法行自近客有自商城來者誦光父之政甚良卽
制舉義士幾爲之瞿然而化然則光父所爲式於人
羣者非空文也

皇明會元全集序

韓淮陰未登壇時人人自負不知其爲天下名將版
築飯牛之朋與霸佐王爛焉今古世無高穆則其人
亦雜之市販傭保而止此科第之所以重冠軍也海
內博負奇屈之士讀書通道略物廣心稱天下才子
者有之或未必長於制義長於制義而亦未必盡爲
文士之冠士固有遇不遇要以不尊不信定本朝之
所統壹隨時導化應機赴節則各有所尊以重於世

亦春秋重一元之義震澤渾矣大矣無所不有唐以理嚴瞿以辭溫田以神恬鄧以氣厚孫以質朴馮以骨秀李以體約陶以格練吳以力剛羣公分道而幟鼓吹當代青黃玄醴遞窮遞變邈不知所自始厚薄虛實可得而觀方其始出未遽能厭天下才子之心按圖而索則世之有目者皆能賞其神駿卽羣公不自知其所至而各以其至鳴豈非天人之符有使然而固然者哉若略其一致參論異同卽以一人之手一日之試相提而覆互有短長惟夫固然者天授而成之人鄉會窻試俱可徵才譬猶美人未出閣時與結褵以後聲容色澤密移微變其爲顰眉疾首煙視倩笑嫣然而媚人者神理自在讀元集者不可不知其全也嗟乎士伸於知己淮陰不遇鄼侯大將之壇盱目而不敢望聲應氣求則主試之文亦不可不並觀然世有英雄之識能識天下士於風塵之表元者知其才而才者不必元此所謂相馬者不以肥余嘗謂漢高鼓舞一世鄼侯元功之冠而其識乃後於婦人之一飯可笑也德玄魯卿余未獲深交其人讀是

集也而知其才因爲之序以告世之閑將略者固不必登壇而後見也

馬生伏櫪篇序

昔人有言陛下愛少而臣已老余讀之未嘗不流涕已而讀處仲伏櫪千里之語則歎志士患無志不患老至馬生某爲先處士門人少年負奇逮爲諸生奇最著躡諸生遂去而學劔學劔而歷九邊要害三爲大將軍揖客卒不成功名退而發憤復討故吾而事諸生技嗟乎豈非壯心不已哉顧恨所遭時爲文法章句之時藉令當渭濱菑川不載而鷹揚則策而賢良馬生何愁不逢年也馬生行年七十其文精深蒼勁獨邁流輩而抒中所敢言卽英銳少年高雲冠而上朱輪其言未必有合如馬生者馬生近著文最富不盡存存其著者得十首仲尼有言不知老之將至馬生曾捉筆爲草中語愛年短而愛道長一語已足千古韓非非說難無以自見吁壯矣哉世有處仲必引之爲牙期之好予故題其篇爲伏櫪而刻之後生毋老馬生而忽其言馬生可忽則自鄧禹蚤樹功名

後尚父無顏色矣

酉戌墨卷選序

朝家日以正文體爲事而正之甚難提名心而引之正墨卷其目也自文士以淪落憎命而作者之心與主司之眼若有司焉而不得自主賈人以文爲市又從而溷之魚目夜光雜陳莫辨迨夫時過情定循題按理虛中而品置之則文章之權伸矣余山居無事朋來爲樂間有問近科某某佳者余不能答因命兒子收坊刻汎濫閱之隨手評隲然見者不必不佳而佳者不必盡見天下人各有心眼又不必盡同要以不失其正俾攻文之士以道誦命千百什一或有取焉

王季木制義小序

余里居靈鷲與移而爲壇石長所講席過從多東南之美齊魯以北絕少朋侶近以羅玄父得王季木以季木得周子寅徐孟明三君俱齊士所落筆俱洞筋擢髓不屑爲時人語子寅骨俊孟明氣贍而季木之思按之彌深其力又時如萬石之弩應手而赴理有

舊沒者出之說有已陳者掃而更張之每觀其臨文時幽討遐注真若不自知亾失衣冠泊乎神來出奇無窮卽東南諸雋何能駕季木而先之也子寅近已空北羣嗣季木起獨孟明以病格非戰之罪登公車而奏凌雲二子並驅天下之賀戰勝者誰往季木勉旃哉

丘毛伯制義小序

天地間善萬物之用者莫妙於動文動物也至應世之文靈機耦變出奇無窮令作者神躍覽者心開動實爲之先輩爲文如唐荆川子濯孺子諸理齋父母之年二作可謂動之至極者次則胡思泉桂北海恣其筆之所至往往有域外之見意表之辭而拘儒小生畏視之浮者效顰而失其步所以爲動者亦甚難矣余覽毛伯近義十餘篇意之所命勢與俱至板者能活有者能無如古之舞劍弄丸者流搏萬象而擘遠空斯亦妙文章之用而致其動者已毛伯自言鄉舉時覽者閱初場幾以縱橫太甚落之然則能爲毛伯之文者効其動焉可矣

胡休仲稿小引

近世文士喜新說狎侮晦翁伊川諸儒先語至撮禪
玄二家之似以爲勝遂橫被時名叩其中絕不曉此
新故二端從何而起令尼山正法眼藏寥乎絕矣先
輩每稱唐荆川諸理齋之文綽有意義然終淪落理
徑中持以壓今之文士不服也吾近於友生中雅愛
休仲休仲亦謬而尊余向吾刻寓庸集小創理法休
仲已終夕不去口今更不知心許何似世或病余兩
人愛而不知其惡然休仲文具在其卓然於心而畫
然於言剗浮斂豔據勝名理若書家之李北海顏魯
公挺挺風氣卽欲令余不愛不可得也不圖今日復
見尼山禮樂之器試推休仲以爲前茅乙未歲晏七
之日書於五雲敞廬

章孟仲制義序

庚子余獲効拙目闡中得士九人章生甫仲卷深沉
蒼簡以爲必林間名宿不意乃後來之雋又虞其人
或睥睨自喜目中虛亾人不謂恂恂處子也癸卯以
臭乳兒屈座壇石甫仲又似蒲團上人自瞬目揚睂

外足不越階庭五步而文益深婉自超其兄亦孟因
得時時挾文過從深秀與甫仲瑋而琢玉礪金矯矯
直上又似以孟之勁敵仲之婉其爲人亦如其文今
俱翩翩上公車矣兄弟二人相雄霸士林亦各相推
讓不及余笑謂章生伯夷叔齊能讓國而不能讓名
睂山兩蘇入京師逢歐陽子歎賞而聲價並重壇石
一拳石何敢標文學之科於是爲之序而刻之

方孟旋全稿序

文士有三疵研性理則堙藻繪放才情則隔幽遐騁
形勢則違節制然而性理爲基才情攄之形勢壯之
微此三美卽來三疵今也或是之亾又安得入乎無
疵者與之論文乎吾友孟旋二十年以前吾已賞定
其文是時所云理爲基者也墨守蕭規未之易也浸
假而情來矣浸假而勢成矣理生情故幽遐徹焉情
生文故藻繪渙焉勢生高生下生中故節制行焉作
者不知其至是也蓋孟旋之貽余書曰二十餘年性
命所殉節度之所以淺深窵會之所以得失心幾及
之而不能了之於手與口藉吾子知我勝我自知庶

幾定吾文天下人有可考信耳嗟乎至乎性命殉之而何理不研何才不達何文章之不立孟旋之晚而就功名也孟旋之窮而文章之達也後生小子欲速其功殖學薄而貯思淺譬之野狐禪妄希棒喝之捷而不知齋誦戒律之勤苦此惡足與觀孟旋之文哉嗟乎如此而獵名以去者多矣吾言不驗天下其誰信之

茅孝若書義序

余嘗謂書家大小事無二體文章家古今亦無二法惟俗士不務通經學古務媚時人眼而媚時者往往得意去於是好古者輒變以殉人如商君于秦三說而巧合嗟乎文之破壞甚矣孝若負異才自舞象時卽能作魏晉人詩而下筆爲文已不凡冉冉至今亦漸種種矣於詩古文竟擅作者之場而於應試今文亦頗揣時人意爲鮮色埤詞乃微言正法卽古文之體若松青筠綠摩風霜而出如鍾王書不問大小皆可模也孝若亦云古今文無二法蓋悟後語耳然乙卯之役已遇矣而復落命也於文何損孝若耐之卽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九
云種種比公孫子黃禹輩不尚少年乎

吳伯霖稿序

伯霖妙才過余而以臭味謬推余四方推稅文之長及伯霖亦謬而及余然余技止矣而伯霖日進往謂伯霖文如傾國佳人直以致勝今不幸伏幽憂之中棲息聖水遲伯霖一第顧發憤索羣書而討之湛深其思而紆之篇以授方內學者其譚理如尊宿登壇名言屑玉而尊宿無其秀其鑪錘古人而挽強於一句徵巧於一字如發劔才士而才士無其深乃知文章之妙而良工之苦干將莫邪出而水陸斷風雨至而當其躍身冶中不避陰陽之患而取精以出者世人不見也嗟乎此豈可與偏材小生卮言游辭以博名高者同年語哉雖然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精用之而有道者以爲枝葉吾願與伯霖閉戶而下其鍵相守於無名之樸可也

單發之制義小序

單生發之以麟經冠關西第五人名甚盛已未上公車偶蹶不快意時余以祝釐入長安而發之冲然過

余低首屈一座且云生平於余有嗜痂之僻願相與
商略余覩發之貌偉長而落穆非凡士也披其文理
則如開門洞見氣則如決河下注語則如飛箭迅發
廢千人而破萬里者何以蹶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盡
人之才亦尺有所短發之無自爲量請證之精微以
詣其室行之曲折以翻其濶益之風藻以吐其華第
五之名不足爲發之雄三年之後吾當占子以杜德
機其爲木鷄也其神龍也吾道且西矣

王岷生三言小序

楚王岷生別余三年餘頃在廬居而挾所刻陳言憂
言授言曰三言者索余題而序之余展覽其略三言
一言也謝疊山論文有小心文放膽文心無大小而
小之則針芥微茫皆足以爲囿至於膽則浩瀚奮決
無所不可極書生爲文臨戰而虞勝負未陣而亂非
譽制於人而不能制人膽怯耳吾觀岷生落筆無之
非膽題亾問短長亾問理學亾問花草律度而橫膽
而出灑然成篇篇幾千言譬之江河怒濤排山震嶽
又譬之鉅鹿之戰以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淝水之陳

草木風鶴無非兵氣足以奪百萬之鬼而制其命斯亦楚之雄師悍將天下其孰能難焉雖然膽有所使亦虞有所挫夫風恬浪靜則不怒樽俎折衝則不戰斯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岷生其諦聽之

香樹林文小序

余自維拙樸亾奇而門人中多負奇者如陳生則梁唐生宜之特甚陳生乃盛推梅里之錢彥林而宜之亦序其文橫行長安然三生皆歷落不偶人也夫世之亾奇而偶於時者多矣彥林寧不偶不能不奇余覽其香樹林之文蓋畫然有所據於中而恢然肆乎其外精英之所出從天橫地而旁無人且恥夫世之慧人蹈輕襲虛徼一時之利而獨處其實者任其重且遠者以甘爲鈍而號天下之愚人至以文章之技而比於禹之治水周公之居東其自許不亦甚奇矣哉老子云不笑之不足以爲道昌黎子亦言余爲文小稱意則人必小恠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恠之矣夫笑與恠庸人之所避也而古之人甘焉以自信其必傳此可以知彥林矣

沈無回十八房文定序

余偶閱墨選行於世余實不自愜意謂未足盡人之美而人謬信而傳之於是十八房稿請閱者踵至然塵勞作苦心目有窮卷帙浩繁覽不及竟而坊刻肆出玄黃襍陳又有贗託姓字者余心不無技癢無奈日之不給也一日過友人沈無回山齋乃得其所評文定者覽之爽然若自獲其心目而與之共臨水鏡余心始歇而坊刻亦幾乎駢拇矣又問無回何以作定法無回曰據吾之眼行吾之意是諸作者有高奇有夷暢有短而雋有長而博皆吾愛所不能割吾眼所不入而心所痛絕者俗之一字而已快哉此論是余所爲爽然而獲者也雖然人之多方而文之流俗也搖搖乎以敗絮落葉衝風波之間其誰與定之秦越人見垣知卽日生死吳公子聞樂并後世存亾而知之物有所起有所止吾學有所以定於文之先者不可以告人矣無回以爲然請書此語弁其首與海內共證之

白社草序

自來經書稅與策論不同體先輩於此循題立格不越繩尺而近世高才輩出變化無窮不復可以此概量天下然令弱才眇識爲之文未成調而去題已遠夫惟負奇博古之傑能盡變於所不同而歸於同如吾同年軫南張公所攜郎君與諸社友白社草是也諸君之才旣受異於天而胸中所苞羅探抉能獨闢戶牖往往緣題起意駕乎題之上而不爲題縛緣意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爲格囿翔寥廓而標英靈豈繩趨尺步之流所能望涯而至哉夫款段下駟百里而蹶十駕不及而穆王之駿馳千里遊西極鸞鳩決起槍榆不至而控於地鵬之怒飛激水三千搏風九萬以此而當諸君之文又何讓焉余故序而歸之非敢毀繩削墨爲中庸之人誤也

萬孟暘近義序

往余令鍾陵於童子試時才孟暘而拔之相別廿餘年孟暘成進士相見款款凡余所歎賞與稍有商略語孟暘俱能誦述無遺自言於先生踪跡闊疎而心神之契合筆研所揣摩千里一席也三復其所製義

淵然其思稜然其骨畫然其力潑潑然其機穎一切
理套俗豔與奇詭之談絕不涉其筆端以爲似之有
余想所不及以爲弗似而孟暘之爲余亦自現其座
師錢太史亦云萬生之文有貞父也妙哉神劍之合
雌雄而清音之諧山水乎孟暘謝庶常之選亦屈首
爲令笑語之曰爲令切勿似余落落人後而偃室所
造名下士又或有似孟暘者出此爲大快耳

沈無回近義序

吾友無回才高而意朗所負肝膽學術往來于古人
不可一世天下事逢所欲言吐露不諱絕無依傍回
互之氣其爲文如是也夫蘇門之嘯聲振窮谷梁甫
之吟悲慨末運古之人精英所寄託而凡夫俗耳聞
之不解若刁調之過而鐘鼓之駭今人閱無回文有
戛戛乎不相入者如是也無回凡四上公車報罷而
不悔吾輩亦相勸堅無回之意必毋悔世有阮嗣宗
司馬德操其人何愁僊響不傳人間壯吟不作宏業
哉獲薪草所刻深秀高亮足以徵無回筆墨之表矣
嗟乎小東歌獲薪而令文人歎積薪則世眼所青黃

者當其咎無回不受也

呂爾搏易義小序

范師爲易大宗進門士十有九人各有所撰著不盡見而於閩見張子環呂爾搏子環之於易也深而用其奇於理無所不詣而悍勁有餘若挽強弩奮長戟而奪千軍之陣爾搏凝靜自天性而筆無虛發其精而不可移也雕龍也喻馬也其整而不可亂也周條侯之細柳而程將軍之刁斗也某居嘗謂聖人係辭以盡言不知所欲盡者何在而末世文士且濫用之以獵於名場昔也病腐而今也病詭病浮病放安望存什一於千百令如爾搏精整而肅典常與子環之深勁並承師門世卽不乏文士何敢越閩而稱與易功臣矣

方晦伯四明門人稿序

四明枕山而襟海其巖竄磊奇之槩與震蕩浩瀚之氣鬱淳而爲人文其爲詩古文往往多名家卓絕當代而先輩應制之文其恢奇淹博亦有可得而傳迨乎末流庸庸者拾殘瀋剝馥以爲雋而小才浮藻相

率爲倣詭輕佻之習而不自覺郡邑大夫賦訟之爲
役而刀筆筐篋之不給或亦好畫龍而持建鼓其誰
與正之汝南方晦伯先生來守四明治理餘暇闔郡
之子弟日課而月程之篇爲之摘而句爲之摹今覽
其所彙門人稿大都令人人盡吐其故而納其新若
煥旌旗而變營壘也標重以爲質而挾精以爲華若
鑄九鼎而絜層嶽也若百鍊之金而五色之石也理
所必有者出之心所獨喻者嘔之若剖璞於懷探珠
於頷而山珍海錯無所不獻也始昌黎所云取之心
而注之手戛戛乎陳言之務去者過此以往追渾灑
而詣神化與古之作者掩映千載又何徑庭焉然則
四明之士輩出而登稅文之壇者當不乏而晦伯所
以陶冶之者豈其微哉夫俗吏驚名法迂教化而漢
刻循良必以文翁爲首吳公所舉士止洛陽賈誼一
人耳而稱治平第一何也則晦伯可知已

見後齋近草序

壬子余寄官畱都延陵張生葵與其仲蕙以母氏墓
中之石來乞銘其容深墨其言嗚咽而有餘痛余敬

之曰此情至之人必能文者也已而抱文以贄且泣然泣曰此母氏之教也於是覽其文沈沈乎其入之深也顯乎其伺也創之而有奇也放之而成也余曰此非其文之云也張生有據於中而爲之言哀樂不貸於人執則痼矣疏則達矣知其然而然與不知其然而自情至者也椎輪之爲輅積水之爲冰素絲之爲組繪其皆以情基者與張生兄弟三人伯且隱而不爲文仲能文而讓諸其弟是葵也亦直以文自見而嗚嗚然歸德於母其文也其皋魚之淚歟又兩年生且禫彈之而成聲乃猶抱其近草乞余序余喜而序之其文卽不盡能至然有其至者矣非無情者也生名育葵字午卿

孫子齋稿序

文之必以法猶匠氏之必以規矩然則庸者局之所法非法薰習成俗猶窶之人見甕牖不見天地而高才之士又破法而逃之狂象逸猿駭不存之地去面目而索其人人亾有也吾蓋讀子齋文而異之吾以法求子齋子齋弗繫也以心取識以識取意以意取

篇而詞傳焉其入於微者遠而致乎力者鉅俗士之
所膠子嗇之所去也吾以非法求子嗇而子嗇之意
之力之所至相剝相擊相虛實散合率其中所欲出
畫然古之制也古之制子嗇之匠也子嗇行而司理
吾郡郡之才未必遜十室而習氣沉人非法之法與
破法之法恣行久矣得子嗇文讀之將破俗而呈爲
法求諸意之匠古之制其猶方矩圓規乎子曰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禮者理也節文之之謂也有恥且格
以士爲齊民首舍文安之吾以是觀子嗇矣

傅子京制義小序

子京原名元
範今名冠

傅生子京自髫鬢時余得選鍾陵里中士而識之子
京名家子而負雋異不屑爲里人語於文清迅快利
游筆皆解也稍慕爲結束簡貴之篇余笑語之曰長
戟而銳短兵而悍皆勝具也鶴頸而斷鳧頸而續以
人傷天悲也子京額之去遂操筆踞勝丙午得雋第
二人而陳生仲容居第三夫陳生吾虞其才縱而泛
駕子京吾虞其思約而窘幅而二生俱善用其短長
以橫行江表百里而比肩鍾陵之獲有聲於三楚非

二子之以哉上公車二子又俱北過而別余余復笑
語之曰兩生各負所短長而無斷續之患勝具自在
也進而古之人通道妙理以忘所服又孰能畫之於
是子京檢舊所作文請余題而刻之曰元範願使世
之人盡攻吾短而吾所長乃見

志遠齋會課序

今日之文自庸謏腐爛至耽奇喜僻之士莫不有套
試取其所習用者而驟禁之將人人自廢矣而解之
者曰此時也夫趨時莫如易周流六虛未聞膠膠焉
縛而不脫也貨殖者窺時之所必窮而預爲之算故
曰爭時若鷺鳥之發有如人棄亦棄人取亦取吾見
其終身負擔不休耳時賢之作何以異是夫秋霖夏
潦蛙蚓雜鳴當是時使朝暾杲杲有不體輕而色笑
者哉吾門人周京夫近之京夫乙卯戰罷以來日與
其同心友六七人下帷精討余近覽其文數篇能以
湛深之思寫粹精之理寧刻而入毋豔而浮杲杲日
出天朗氣清非復時賢氣象然則善爭時者舍我京
夫其誰哉六七君子之文雖不盡見不知其人視其

友殆必力掃庸謏而并絕恠奇之習如我京夫無疑矣余故喜而序之

庚戌十門人稿選序

余不佞道術浮淺非有洙泗典刑河汾風範而謬以文章之僻所至得士庚戌榜所嘗從問字者凡十人其人兩吳荆楚西江東魯不同域也其交遠者十餘年近者數月而楚有朱子上以書問代北面文字往來無虛歲不接膝而情彌親則猶行古之道也其文短長廣約奇正正奇不同調各著於篇而吾壹以吾眼行乎十君之尺幅間則十君所以稟先民之程而擅國能者大較覩矣雖然十君亦何必以余之選重也夫亦曰末世師道之不立其弟子所學習具以浮文相高聲名相援引其附也如羶其畔而去也如徙乃浮淺若余所居林壑而十君名成矣偶以一日之知直從長安寄吾文余亦僭定其文以程於當世亦謬相稱許庶幾乎河汾之流風吾輩所尚可知已夫以余之僭成十君之高寧文也與哉

西湖課稅序

今之君子入官致用莫不願爲令何者以其親民也
然而於士不必親親士矣於文不必親蓋其精氣紛
於應接耳目亂於案牘欲親之而固已疎矣异哉致
虛樊公之爲邑也余託公好間一過見公於他客有
然有不然而於士若加諸膝他事有不可卽不難片
言決而論文譚道卽津津乎不去口或挑燈據座或
退食散衙吮筆潑墨非詞人賦草卽諸生稊文披若
鏡光斷如獄案公非獨親士夫亦有所自親耳矣言
偃之愛人本原學道公孫僑之教子弟溢於博物公
其似之乎凡公所品題皆佳士士號能文者以不及
出公門爲恥茲編可知也余不佞兩年湖濱四方之
士亦有抱文過質者余酬答亦未有倦然以煙霞閑
身饒爲之以方吾致虛劇中出暇當爲之矍然避席
矣

重刻二仲制義序

二仲者鍾陵陳仲來李仲章也余爲鍾陵長時仲來
方弱冠已俊爽絕倫如汗血之馬仲章猶髮覆睂冷
泠出片語如清泉之墮危峰峭壁下也嗣是時時寄

余所作蓋絕塵而奔浩浩蕩蕩無際涯矣二仲今日
乃始齊驅並駕幾使天下繩墨之人驚怖其言而奇
服者辟易而不敢當然世之嚴繩墨之論者無如余
而文之真奇者彼自有無方之方不行之行無師之
師如出空之雲倒峽之泉其形模勢至不可圍不可
狀而必有所歸受世之人未見也而不可以爲訓不
可以訓者彼有所天授而此學步彼陶鑄於古之人
而此猶在繩樞甕牖間也以是而觀二仲之文其必
名於世而亦必自今日始齊驅並駕而世猶虩虩然
驚之何疑乎善乎舒先生之評仲來曰奇而正正而
大其評仲章曰朗韻清機如曙星之導旭日清淮之
貫長河然則歸不於正源不於清卽奇焉浪花蕩子
焉而已余以是告世之奇人能觀二仲文者而毋以
耳食誤哉

丙辰房稿選序

今日制舉之文求如先輩之爾雅渾厚不易復矣清
深雄秀亦不多矣簡淡平夷益復少矣余之爲此選
也有三種上出蒼天下入黃泉題旨不相盪而意無

近習者一種也鎔鑄古人之書掀翻才人之調戛戛乎陳言之去者一種也卽清而不必深秀而不必法者一種也辟之五行之取偏殺相法之取古恠時之所爲使人固無如何也吾所深厭有四惡曰俗套曰杜撰曰畔理曰裂法非惟不文也且爲文作俑焉總謂之劣而已士遇合有幸不幸文之乘時良未可定而理則理法則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夫古之名將未有浪戰而勝者也韓信李廣亦自有法諸君不啓耳

聶侯校士錄序

昔宓子賤不下堂而單父治記所友事者若而人不
知其所爲奚若子游絃歌武城所得人一非公不
至之子羽已耳當是時無文字之習與抱質私謁之
禮古人所尚可知已而未流不然士子以文爲徑已
向其爲利邑大夫以興才好文爲市而縣之應玄黃
之觀未洞而上下相矜飾以幾於古人不亦遠乎乃
純中聶侯之羣諸生而課之稅也亦猶行古之道也
錢塘五衢三劇之衝車馬如騫案牘如壘上下紛應

不啻行山陰道中裊帷汗雨不休也而純中於諸生
月不廢課課不廢校校不廢品臧否否臧鼓舞其名
心而折衷之於道諸生無問所臧否各厭其意去亾
敢以他狎者今其文具在或研思而沈或抱才而揚
畫然石立飄然雲飛汨汨然而泉涌爲品不同其爲
才之所適而純中精神之所交應一也豈其爲名而
名焉往當世賢者從文學而窺古治理庶幾於單父
絃誦之意無相飾有相生其茲編也夫

鍾山集序

今夫焦尾之桐非中郎不賞崩岸之鼓非茂先不解
常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況夫世之經生家識
迷訓詁心搖得失眼障玄黃而賈人以文爲市又秦
火所不能燼當爾時欲探幽奇要渺之致總浩蕩之
言標繩墨之格非好學深思高才夙慧者不能而世
有幾人吾自束髮降心此道今種種矣其先輩典刑
後來雋異所目挑心賞不爲不多亦未遂居蔡張之
後乃門人唐宐之卓左車所彙鍾山一編上下二百
餘年原本千餘首而得之爲六百分之爲五集不特

世眼所希見其爲吾心目之所未歷者亦什之二三
抑何其鉅麗而特奇也吾師不云乎斯焉取斯兩生
負才故絕倫而年來以鑿枘時人退而居巉巖幽壑
之中非奇文不賞非微言不投爲此選也如唐詩品
彙十二家之外有極玄國秀英靈之集其中有所獨
至非苟而已也覽者慎勿易視之兩生近所居鍾山
深處遂以名篇

癸丑門人稿選序

昔在庚戌門士中第者十人今僅得五此五君者遇
合淹速不同時而均以文章結余知章生余庚子所
舉士也陳生金生問字壇石者也西湖經席乃得周
郎白門講帷始來方子前喁後于翩翩一時世若以
五君重余而五君所以重於世則何必盡此具也雖
然爲才士前導爲吾破寥寂五君之文亦不可以無
刻五月得其所寄各若干首遂選付梓人妄有評隲
附於盍各之義

易準序

往余與門人輩說經譚道接塵論文慮無虛晷而獨

玄父周旋最長其人靈骨玄心渾中朴外諸人望之
蔑如也而諸人之業亦無能爲右今夏得其所選易
義一一皆準於法其爲余所已歷者七所未經者三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玄父其有深心哉夫文之有準
猶奕之有譜匠之有繩而射之有鵠也不按則不名
爲工不游神不名爲化夫有神化而廢準者矣未有
廢準而神化者也余敢謂習者之門而令天下盡失
智巧哉老僧以毀戒印宗法吏以破案舞律余與玄
父將不免多事之誚所甘心焉矣

清音篇小序

左太冲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明解
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余嘗戲論令昭明
不在山水間其音安往余於靈鷲山阿之小閣題曰
清音亦名其似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
知者韶邪非韶邪暇日偶與二三了酬此義不可了
會素業二編成刻者併索余近草先之卽以清音題
篇聊付之山水而已

近稿自序

黃汝亨曰孔子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心之謂與夫文者心之精微也心通於神神動於氣氣發於聲故精微出而文章以成可以鏤塵吹息質往俟來父不能傳之子而凡可以證於聖聖人復起不能更易故曰辭達而已凡辭聖賢所以傳神者也學庸論孟皆是也聰明之士以爲穢業而略焉不且挾才摹古意相擬測其言愈高而去神愈遠況乎緣飾聲色以爲工而其流也并其工而離之嚶然以爲大雅者在茲乎汝亨每以是旨自按其舊所爲稿在秋水編者三得之在寓庸集者五得之然世之所不貴於寓庸者甚於秋水也又安知嗣是而得者之不爲失乎夫神明之道精微之域苟得焉可以死不恨吾懼夫失以爲得而祇以戾於世也檢之笥中得近稿二十首以煩匠氏而取證焉皆在戊子孟冬之月

西江巨觀錄序

代

居嘗覽賈生政事書慨然太息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心竊怪之夫吏束身奉三尺守文亾害而斤斤乎刀筆筐篋可謂曰能

而題之以俗斯不亦少年狂論哉已而深維之人非
生而吏也吏亦非生而受之俗俗者道之反也試則
吏不試則士吏習士士習文蓋有所漸靡非一日而
然積水層冰變而加厲而水不與夫當其士有吏之
質當其文有士之質當其道有文之質失道而後俗
俗以靡士士以靡文言乎含章不成服施於當世之
務猶石裏華積而無可貴於用醇疵之化於是焉作
而後歎賈生所慨然而太息者未爲過也大江以西
有道之鄉弘文砥節拔俗之彥往往而出某亾狀不
自意奉 上旨按茲郡國吏問俗美惡而布廣厲學
官之功令山川所歷以觀人文間嘗遊十三郡諸生
之雋而衡校之而瞿然還顧於太息之譚以爲察吏
於士自今日俗士而襲陳言媚有司必俗吏而務刀
筆筐篋與其佞俗而得也寧迂道而失三覆三射以
覈於有司而取量於徑寸不敢以故事應也浮者汰
蕪者汰冗長者汰虛僑而放浪者汰淺而飾之艱庸
而獵竺乾柱下之似以爲玄妙者汰本於性暢於情
各極其才之所至上稟六藝下綜百家短長不同體

奇正不同變淺深不同致繁簡清濁不同調要歸於道綦質質成文文成用俾天下無俗士之目而已合而題之曰巨觀而觀止矣嗟乎人生而俛首牖下游闌闌不知丘壑之美一丘一壑勝矣烏知夫西鄉望而有匡廬五老之崔嵬幽絕與九江彭蠡洸洋莽蕩浩渺之概又烏知夫五嶽十洲瀛海三神山之屬天下之觀焉有極也

兩浙觀風錄序

代

三代養士之法設爲庠序學校而訓之以德藝申之以孝弟含醇渙藻耀於休明後世不然而制策而遞變爲經義之選重在乎科名其文之至者固亦可以通道而浮者特爲比偶色澤之工以媚有司非靈心有殊而至道闊遠不可致上所觀下所習漸靡使然也 朝廷憂之令督學使者歲一校士擇京朝官博雅負物望者典試事總總乎文體經術之爲訓而未也御史奉 上命巡行郡國察郡吏安氓庶而亦委以興賢育才之事所至得校士品稅而觀風行焉非以爲文而已夫亦曰士者四民之首而他日良吏所

絲顯文固士之先資而靈心呈抑於世變俗流大有
窾繫云爾浙山川韶秀鬱爲人文薄海不敢望余不
佞樸遯少文奉 上寵靈亦得以巡方之役所至下
有司試諸士文次第以上而因爲一澄覽焉所云至
而通予道者有之未易一二言大較以氣之靈隨方
域所習漸靡爲文浙以東其士剛其文英傑而浩衍
若大江之流而失也草野而椎鄙浙以西其土柔其
文深秀而逸俊若卿雲之燦而失也儇巧而浮涉相
輔以行而折衷之於道皆國器也浙人文冠冕海內
而澗澗乎大國之風足以觀矣抑余因是而證其旨
於易夫易之與風也其性爲入入而後說之爲兌爲
朋友之講習說而散之行乎水上則渙爲沿廻曲折
波瀾蕩漾稱天下之至文然則六經之爲文固未有
無所入以爲說而能渙以散之者也入乎道則醇入
乎才情則雅入乎詞藻聲華則麗而駁而他日之人
品功業徵是矣故曰下之所習上之所觀也易亦有
之風行地上曰觀而其行乎水曰渙觀以觀其所渙
者也故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余卽樸遯少文不敢謂古者庠序學校所以爲觀之具盡屬於此然教先士士先文舍是將何觀焉因錄之與諸士爲質士誠繇之以講習端所從入舉末世而三代之勿謂非此具也

素業四編序

山居無事自品置泉石酬應朋從而外惟是漱蕤論文爲帶來宿疾二三子亦謬而尊予予亦不自避匿謂文章之權冷氈所私世人之所不爭凡三年集四方之士計得文如千首仍名曰素業而次之爲四編

以授梓人客有愛予者曰子是編可無出先是酉戌諸卷之刻嗜文者或奉之爲祭酒而薦紳家不以爲噉名則以爲旁亾人且坊刻之託子以厲真者俱坐子以不赦予笑應之曰文非爭器也惟名自外來卽欲求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庶幾從文以核名從博學明道者以核文稍有不與俗同而紹先民之法以存聖賢旨歸之百一予亦幸可以無罪矣乃若出而垂名竹帛處而勒微言爲名山之藏此非予今日所及以讓當世之銳心不朽者

易義分編序

易義無方而商瞿而下伊洛以來解不一門吾友張維誠精研名理尤深於易嘗涉歷百氏解而以理象數三家詮證所指隨以所指緒餘涉歷制舉義千有餘篇而分之爲三曰奇編曰新編曰廣編而文備矣義悉矣道妙之精變心靈之苞符人代之高華若挹潤於河采寶於山汪洋陸離何所不有然猶記余弱冠時所酷嗜無如易明文品彙與統粹二編自歸崑山董會稽而外遠如施璉川諸理齋孫正峰沈青霞近如陳霽巖許見魯方衆甫輩或大帥獨登或銳師偏指皆昭晰羣品鼓吹一時今已淪落散佚千百而什一向微維誠斯編出則魯靈光無存餼羊不供不知此後浩浩蕩蕩何底止也雖然道一而已正出奇故催新約致廣文寧有紀從無紀窺一從文窺道從制舉義窺文學者因以知代因以知維誠可矣維誠有子曰堯則有倩曰陸生位時俱俊穎絕倫共訂一室疑於老泉之有子瞻晦翁之有仲默它日不止以斯編嚆矢秣林而已

羅玄父稿選序

余廿餘年來及門之士獨玄父周旋久海內人始猶以余知玄父而後乃以玄父知余玄父自謂師予而予之心師玄父世不知也然予旣得玄父而道若尊而言若徵卽及門之士藉玄父靈液玄津以冲舉者無限而玄父獨艱于一第屈原天問之作尼父命也之嘆豈不悲哉乃玄父制義具在正者可以翼六經微者可以苴二氏不令人驚喜者如衣布茹粟才士所不遜而令人推遠者則似腐之神理似恣之力量湛一真而揮八極章句之儒所不解也昔之才子如邵北虞桂北海輩至今猶傳頌其文而魏文靖陳檢討且抗聲名臣之列嗟玄父詎以一時科名定千古哉然則玄父所重有在而卽稅文以論玄父則如此

墨史小序

劉穆之言書雖小事宜被四遠結繩而後草玄圖妙不可謂非墨卿之勲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墨卿卽有勲伐當其詣微孔靜幽渺亦烏能自宣其致具代有汗隆製有因創品有俗雅烏得而無史史肇自馬

遷其爲紀表世家列傳甚具後代閱世觀變者亡以
加尚方氏立卿準之作墨史稱玄圃之龍門若伯倫
頌酒榼憚品棊昌黎傳穎天生神物託于人行於世
斯亦千古翰墨得失之林也然史載墨卿遡韋仲將
李廷珪而下逮乎邵方汪程精而燦者出新都居多
而韋李舊物烟銷水沉與其人邈矣難接或戲石昌
言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寧無發達者一概然則存而
不磨爲墨卿立功者惟史而已

鷺湖草序

往予視學江右舉指意格三言與諸生論作文衆以爲
然而臨筆落紙時有不盡然者非不然也未流蕩人
而曲士拘而多畏其高濶自喜者委轡泛駕未肯俯
首羈繼之內操必然之論而強之合是爲難耳獨試
鉛山生得李倩玉文而快心賞之彼其才固天授胸
中空明若鎔羣書之液而契三言之妙嘗題其牘曰
有見解而非渺有膽魄而不浪有機械而不佻蓋能
然而非使之然幾乎養由基之射秦豆氏之御矣辛
酉遂舉於鄉第一人而典試者爲周玉繩中允玉繩

嘗從予問業西湖之上昨自江右還語及李生相視
大笑乃知文章有神其契合如此而有然有不然者
非文之至也頃倩玉刻鷺湖草還而問序於予予亦
安能舍夙昔所許而稱引之抑聞之昔者楊文襄督
學秦中稱李獻吉爲冠獻吉舉第一人而卒以古文
辭卓絕當代其氣節亦嶽嶽古人則予所期於倩玉
豈僅以制舉藝冠一時已也

墨卷選序

文章之理萬世不能易惟是氣格與時升降中人後
時以趨智者先之而當其時拔幟標勝以移世俗之
觀者亾如中式之墨顧其中稱合作者亦無幾人其
淳澆高卑作者不能自定也太史湯嘉賓張世調兩
先生登壇自命爲世導師其於歷科諸墨擇其佳者
篇爲之評句爲之摘如堪輿家之指山川起伏迴合
瞭然在目而予亦嘗爲二子酬對不能默然自宣
德至萬曆之卯辰多所品騭附于老馬之識途然二
公有奇賞而予稍嚴於格又如老吏覆案不害其爲
大同也吳生采于讀書湖上研心此道乃彙兩太史

所評合以予評而槩題之曰三先生墨選參而伍之
心理相準於時徵變於文徵巧其亦可以無趣情矣
豪傑命世之士於此諒有獨觀而趨時者亦不能廢
局而賭勝若夫末學狂生恣習臆而窺典刑以倖其
技之一售吾末如之何也已

寓林集卷之七終

寓林集卷之八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記

常山縣儒學文昌臺暨頴池碑記

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遊焉息焉夫然故安
其學而親其師樂其道而信其友是故師嚴道尊莫
如孔子亦嘗婆娑杏壇盤桓舞雩之下而泮水之頌
載歌魯侯之色笑以爲美談然則斤斤謏謏皮弁祭
菜鼓篋多訊非學官之精義可知矣夫學者終日摳

衣趨隅坐尸立齋掬溜播灑而卒無遊息之物清夷
曠遠之具以清煩滌滯又必九年而大成吾見怠者
將無法以收其威而號稱秀俊者亦且罷憊而耗亂
此學者所以易疾其師而古所謂藏修之地一變而
闕無其人也吾友錢長人之教常山不然長人經術
湛深行誼標潔教常期年學徒浸漬于是作而言曰
我教事略具唯不可缺遊息之所學舊祠文昌盍擇
地新焉于是大夫先生咸勸良幹堅甃不日而集週
垣崇階明宮齋館不月而就因山築臺俯瞰橫眺一

邑之勝俄焉畢獻羸糗賸力以濬泮水斤劂一施乳
泉激瀉纖鱗游泳爛熳霞錦于是考德問業之暇相
與登臺而嘯臨池而哦生徒欣欣或越班而赴或樂
而忘歸蓋庶幾環橋之觀聽矣嗟乎人知常山之士
親其師而信其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有思樂之風
而孰知潛挽默化之功在臺池間也使盈盈之水僅
以修故事峩峩之臺僅以妥神靈此時師報政之恒
規小儒徼福之大惑豈先生之心也哉說者謂太史
公書言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有上將次將之名而

泮水獻馘獻囚觥弓洩矢正與之合盍援經證史以
夸常山之人雖然豈若在泮飲酒爲詩人深意也哉
是役也郡大夫葉修白姚貞吾縣大夫龔茹溪陳夢
維文學掌故江遷殷詹從沂詹在邦徐光祚等所謂
咸勸而效夫版築糗糒者也法得附書

藏書樓記

虎林未有書院有之自中丞甘公始而邑聶侯純中
督成之門以內爲六館爲孝廉館進爲明賢堂又進
爲友仁堂羣郡邑諸士紳與海內名賢相切靡講習
其間最後則爲藏書樓以貯載籍而屬寓庸黃子爲
記寓庸子曰噫多乎哉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夫繫表之辭文字弗逮也象外之旨神明所貴也
故惠子五車中郎萬卷左史能讀中壘博極沈酣糟
粕漁獵淵藪將以侈富而驚愚也非所以凝道而統
性也故莊生貽譏于斲輪程子垂誠于玩物浸于書
謂之淫痼于書謂之癖二三君子尊聞而行知考德
而問業可矣爲者有常知者不言奚書之事而多藏
爲聶子進而請曰不然書不盡言故繇辭以宣言不

盡意故模象而示道以弘人文以載道書以載文義
畫既闢乃有六藝諸史代陳百家攸萃是故以道陰
陽以考政事以理性情以肅名義以攝威儀以宣律
呂三才之精萬物之類皇帝王霸之乘賢否得失之
林元會世運消息理亂之遞更不有書也其何以識
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寡見尠聞學者所陋舍問學而
性奚尊焉離博文而禮安措焉故孔壁畱而經存周
藏遺而道顯天之未喪文不在茲益神智賁化成所
從來矣惡得而廢諸寓庸子曰辨哉辨哉去彼取此

其以明哉雖然張毅內熱單豹外傷爲害敵也挾策
以遊博塞而逐亾羊等也有陰陽而後易有情性而
後詩有卑高而後禮六經百氏莫不皆然故克已復
禮者博文之歸也寬居仁行者聚學之旨也悟則書
爲筌蹄迷卽書爲蔀屋以道通書謂之蓄德以書博
道謂之喪志斯不多之秘奧神理之津筏乎藏珠于
淵藏舟于山藏天下于天下聖人之所洗心于密賢
者之所望崕而反也知乎此者藏幾乎聶子正襟拂
席而起曰吾師乎吾師乎道一而已書實無紀可得

而聞一唯斯啓湯也不敏願書爲記黃子瞿然避座
曰惡何敢當何敢當抑師蟻以水師馬以途物微而
旨喻爰以授之副墨證有道焉

緯文館記

古者天子寄軍政于六卿無文武之號自晉作三軍
或將上軍或將中軍或將下軍始有所謂將軍者亦
無文武之別周衰霸國更相吞噬其一時名將莫如
孫武穰苴之徒皆論著兵法奇詞奧旨燿爍千古則
文武之合可知矣孫討虜自言少歷詩書禮記左傳

國語惟未讀周易治事已來日省三史大有所益然
則文事之有武備豈特橫槊賦詩下馬作露布而已
哉近代文武道分而二者之用俱淺陋可笑文鮮折
衝武慚克壯予居恒扼腕幾謂文武具備者不可復
覩而迺今得之澂武杜公公西河將種年十六爲前
部督披白獸鎧出入虜陳如戲虜中呼白彪將軍後
夢餐赤城霞益嗜學歲遣健兒挾精金善馬購異書
吳中自經史內外典山經地志以及詩賦雜品靡不
精究尤喜孫氏左氏書料敵出奇盡得其法時東虜

渝盟寇上郡公自朔方提兵以援大破名王於定西
沙湃斬馘鹵獲降附皆過當 天子大悅卽軍中拜
鎮西將軍移鎮上郡公且戰且徙三勝之虜益震駭
乞款邊陲宴然公亦止戈休士整軍持重而已因取
整軍經武之句構堂府第日與徧裨及軍諮從事輩
雅歌投壺其中堂之後又闢館以爲敦詩說禮之所
是名緯文而藏書齋揆藻洞散帙臺洗墨池向背出
焉旣迄工馳書來命記予竊念生平未嘗識公其所
謂緯文館者山石之嗟呀林壑之幽勝與眺望之形
勢俱不可得狀而獨有感于經武緯文之論足以追
古人而教後世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矢
其文德以洽四國夫六月之師江漢之役其武烈矣
而皆有取于文如此然則斯館之作又惡能已予不
自量竊附詩人之旨以爲公記使後之覽者恍若遇
公于吉甫召虎之列而非徒與戰國之將較勇競智
焉已也

南京工部屯田司題名記

儒者譏名法家稍稍滴於道德之意然名以檢事事

以舉職覈功能修廢墜名亦至重已 國家建官設
六部工部尚書卽古司空掌邦土之職以釐百工以
康兆民四司贊之其職可得而稱然營繕虞衡都水
三司官各舉其職副其名而屯田司獨不盡稱何居
蓋司以屯爲名凡屯田腹邊公田閒田沒田就衛所
所在分爲屯堡給其牛具農器劑其地力而徵其子
粒贍官軍省餽餉且耕且守有三代寓兵於農之遺
其法至良自漢唐來諸葛亮羊祜杜祐之流名業最
著聞至今遵其法不變有司者宜百世守之而今漸
不然某幸列屯曹官考屯司所舉惟是抽分蕪關蘆
政龍江瓦屑之屬薪炭機房板枋竹木之轉運宗室
勲戚文武官之墳塋夫役之催募以及一切官吏任
使考課各部院諸司文移上下領其事而已而屯之
事不問也昔者 高皇帝懼法之弗行吏習惰窳各
道設御史一員以提督其怠而監察其不及今御史
勢偏重漸移而顯其柄凡親倖之陳乞勢豪之侵牟
與衛所官之滅沒荒蕪御史不盡能問卽問焉本司
箴聞也其於 高皇帝設官舉職之意浸遠矣而其

名猶存孔子嘆觚不觚觚哉觚哉必也正名乎則存其名其事可得而理也檢其事其職可得而舉也今其人不乏各竭蹙於他事而屯不舉非智盡能殫無所計謀之耳而司猶名屯田則猶有題名記緣三司各有記屯不得獨廢也然自正德十四年己卯戴君祥爲記至于今九十五年間凡百四十九人石且盡後來者併名亦罔所麗於是同官胡君一鴻陶君朗先屬予續爲記雖然愛禮存羊名也庖人治庖實也天下有有其名亾其實者未有亾其名而有其實者此百四十九人其人不盡詳而名猶可考以予所知功伐如李少傅化龍理學如周尚璽汝登皆海內士大夫所稱述則後之視今今之嗣昔等也又烏可以無記予故不以不文辭而載筆焉

棲賢書院記

棲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八十里踞潤陂司之右按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上地鄰東汝于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倦則望崖而返余初至亦跡之不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石

繡錯蓋映意其間有異人靈秘在焉客秋按志而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院遺址不盈半畝而溪山繞集不減輞川圖畫詢山僧里父老俱稱有戴翁棲隱仙去亦不詳所自而門人金孝廉廷璧及諸生萬年祝金曜斗五六輩家潤陂市因與之嘆息搜討乃知卽戴刺史叔倫書院荒于林麓荆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爲故中丞張公伯川所有今歸之季典史栻栻亦家其傍卽爲余督羅溪橋听有津梁功者也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冷泉陂卽今千金陂已遷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湖復移隱此山棲遲三十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賢遂稱棲賢山而公故潤州人字其溪曰潤陂蓋不忘戴公也按唐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袁江越溪村居諸詩卽其地云余因與金生輩箕踞其上召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碧溪九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者其實錄也前峙而遠映者名學堂峰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一名福神岡係周仙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峰袁潤陂市通于

越之龍津焉右挾而峙者一名雄嵐峰係浮丘伯修煉處又一名五彩峰漢高祖功臣長沙王吳芮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海棠洞隱士臧嘉猷讀書處又南華觀有羅必元書屋遺址皆此山德鄰也而山之後松檜千餘株山石綴青點碧爲蹲爲臥磊磊而英多不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湖入于江蓋地不踰數畝兼撮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遁臨溪枕石詎無意乎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畱勝跡我輩復登臨戴公去今幾千載安可遇我輩而令名山高隱湮滅不傳乎哉金生輩躍然領其事謀復棲賢書院之勝季典史弒亦慨然捐其山曰願還戴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愈萃等及里居好事者咸各醵金爲佐所費二百金而羨而院成矣徑從潤市傷木石而入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畱勝歷磴尋尺上面所謂學堂峰者而爲堂三間榜于簷之前曰清流碧山閩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戴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書屋各帶以短廡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

百尺上余曰此舉本爲戴公毋令余羶附作千古笑
端命之曰寓閣古今皆寓也今求所謂戴公者安在
哉閣之下卽題置戴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二楹與
明經堂相綰亦以短墻匝之仍其舊稱題曰小天台
工起萬曆甲辰閏九月竣于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
木峰石禁勿得侵伐侵伐者卽本業主亦坐以毀滅
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卽潤陂之遺亦里父老
子弟意也戴公字幻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唐德
宗貞元年進士仕至容管經略使加金紫贈譙縣男
山院四至列碑陰壇石山長武林黃貞父記

紫薇署記

鍾陵當五路衝車轍馬蹄日夜不停而東西兩門爲
甚文明次之田洽又次之惟城南門稍折而僻則邑
城隍廟貌在焉廟右故設布政司臨駐所車馬過者
稱不便卽曳之弗前歲久日就圯前令更爲鍾陵書
院諸生抱文擔書過者亦絕少堂皇廊舍垣壁俱朽
敗欲墮屋幾爲墟當客鱗集或御史臺按部藩臬諸
侯伯郡州縣牧擊轂至則又苦無以爲館舍往往問

之民間民感額以應計更創之費不貲時詘不可以有舉不敢以請計莫若以是司敗屋料存十之一移置他所是空基地官爲市之城南民得其價可易土木石諸工匠費于是有居民何姓者出金四十有七兩請爲合族饗食處稍備工十之三會省兌倉成縣故有水次三陽濶安諸廢倉木植磚瓦可移以相佐則又得十之二而豪民有輕犯法罪溢束矢更令出穀贖得四十金羨則又備十之二不足則以報鍰金餘者益之而工成矣于是更顏其門曰紫薇署從西門入折而右居舊院左今亦更其顏曰觀察臺兩相翼而臨焉是署也爲門者二亘以兩廊爲堂爲廳爲軒爲室爲書吏舍爲廚爲厠備具無煩官帑無騷驛民間越三月事竣而宏廠堅淨勝他館上官重客過臨者令亦得率諸僕馬折腰從事無兩馳不可以無記督工者尉沈卿晨昏勞匠作出入檢諸木屑瓦鏤爲濶陂巡檢司廬洪懷竑竝書

南昌府義倉義田記

代

江以西土瘠而民勞苦無刀錐之利用務嗇以耕稼

爲命歲饑需倉廩給賑所在郡縣有常豐常平之屬而南昌郡首江省無置者軍民蟻聚蠶食數萬倍輒嗷嗷然各仰咽於諸郡縣之庾設有急郡縣貯不足立稿耳竊計是宜有積貯備緩急甚於他郡縣而度支無所出今天子租稅大司農所筦若虞衡山澤刀布之供皆額征不可動惟是院有解部鍤金之羨及南昌郡列縣曠兵工食扣以存庫者非額也撫臣得以自出入於法得議通且與積而移他經費則孰與倉廩急于是與三所易粟兩年間可積貳萬石而羨亦足以少佐司庾者所不贍乃卜地爲倉貯之倉之厥六十有二每厥可貯穀三百五十石合可得二萬有一千石爲建土穀祠及廳堂廂屋門柵籬壁墻垣路道之屬以及諸噐用若干具計木石工料價七百六十兩有三工竣條爲約法曰是倉也以備他郡縣不足大饑始發小饑賑毋輕發不發毋貸取息其事則郡太守領之遇賑糴比市價減十之一示恤毋校常毋令市商衙役冒領糴冒糴者罪秋成仍以時糴補毋貯銀于庫糴必稔地一切道里負載費出于

官毋畀牙行毋簽累富戶以倉簿印記年月日收發
字號某厥穀若干委廉官吏司之可循環核年數登
約三年一量晒晾每擔准除耗二升爲例毋數盤盤
數虞耗春以月驗夏秋冬以季驗浥漏損壞于內議
修葺毋別科倉吏滿一年役間指厥掣查工食于南
昌府庫濠租銀內支給爲例毋妄支費總之毋漏入
毋汨出以官爲民毋以民病民盡矣又計倉所貯卽
數萬石可粒數設年大凶闔省待哺人且萬一賑發
則立涸矣立涸與亾倉同夫以錢易粟幾何以田生
粟可不貸于是復檢緩餉之餘下南昌郡行縣而得
部民徐忠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吳浩田五十七畝
六分有奇爲價六百四十九兩而羨通置田一百七
十四畝五分命之曰義田一歲可徵穀三百九石九
斗八升七合天幸無大凶歉各郡縣所貯獲有備積
年多可得數千石以續食穀萬石之窮所糴糶收支
一如法而與義倉相輔車或者亦古人貴粟積貯之
遺策乎雖然勺水耳烏足以塞漏卮沃焦爛之衆夫
勤節愛撫摩其民俾貯于不涸則在後之君子與良

有司已矣是役也創于某年月成於某月日某官共
協襄之得竝書

尊聞堂記

吳子德聚醇質而秀文襲素封不爲侈寄官中翰非
其好也恂恂好修喜讀書被服儒者澤于道義之腴
乃顏其所居堂曰尊聞而屬寓庸子爲記寓庸子曰
嘻美哉斯堂吾子允蹈以視履無改其步無墮其構
善矣則何以務聞吳子曰吾聞諸君子夫人靈無不
通而形有所囿神無不啟而方有所域是故扃閨闥
者不知戶外跼闐闐者不知國都蹠跂千里不知四
海偃仰一世不知萬古故仲尼篤好古而學士羞黜
聞爰居之駭鐘鼓而瓦缶之競雷鳴也何故聞者有
不聞而響者易爲響也客曰不然至大無垠宇宙廓
落寥寥古今孰窺其宅聞而困之斤斤乎如株兔焉
聞而馳之茫茫乎如涉海濤而汎汎乎如蕩室廬焉
是以溺于所聞學者所戒玩物喪志於道弗載奚其
聞奚其聞吳子曰不然如客所云是逐聞之聞非尊
聞之聞也吾聞諸君子尊性以問學博物以通道心

有所舍聞斯啟焉聲有所入智斯開焉是故爲子聞
孝爲臣聞忠聞義則輕利聞勇則輕生聞詩書者鄙
流俗聞名譽者恥腐朽聞大方者小里閉聞千古者
卑當今弗聞胡獲弗尊胡聞是故擇而從之爲范爲
型凜而式之如履如臨是賢智之所鏡衡而衆庶之
所師保也董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敬也不敏請
事斯語寓庸子曰善哉吳子尊之斯聞之矣聞之斯
蹈之矣聞爲智門尊爲聞君若涉海得岍若客遊自
室廬高明而光大之宇宙有涯而子所至將無涯號
子以遠符其幾矣吳子世載其德父伯實先生叔仲
虛氏俱恂恂好修喜讀書聞所自來其堂構也後視
今今視昔其聞無數于是乎記

重修漢高士徐孺子墓記

漢高士徐孺子墓在豫章城南自進賢門出里許僻
棲一坏予向爲鍾陵令一瞻謁迨今得拜墓下因得
竟讀諸公所爲墓碣碑記詩文之類高士風清道妙
意在匡扶漢室徵辟皆不苟就陳太守爲之縣榻事
詳本傳中千載慕說予獨喜唐曲江張公九齡碣其

言高士含道傑出動適玄妙廢中權行中慮不與夷
齊顏闔接輿遜世者同倫可爲傳神嘉靖中北地李
夢陽來督學文章號稱西京而不別爲論著第書曲
江墓碣而已萬曆十五年丁亥范太守涑重修其墓
萬侍郎恭本曲江之說爲之碑其論益暢丁亥至今
僅三十有二年其表寢路繕土垣廊三楹亭一楹補
石墓之缺者歸然而峙今復頽敗不理予慨然曰高
士墓圯此司風教者責也因爲之卜度費不過數十
金而墓鄰爲熊給諫明遇歐陽太守燦厥後有徐侍
郎作聞而相勸于是次第整理之墓門故北向改而
南建屋一楹增以級墓臺增而高三尺堂一亭二圍
垣四十丈俱爲之繕築而於後隙地一軒二房創爲
之軒名臥榻卽千秋縣榻之遺也記稱墓址戴離履
坎袤二百四十尺如初而墓旁仍令種松栢竹數行
相映帶然墓向無守者故易傾壞而墓之右有官塚
三段問之係衛轄民爲輸租都閩袁君大寧捐他塚
租等者與衛易而捐此塚于高士墓給帖守者歲可
得六金贍食餘尚可備小葺合予所捐與熊徐諸公

上舍張歐輩近七十金而堅好似倍昔時茲塚栽蓮
養魚斲芴令植芙蓉苑柳若增而秀領其事者卽張
上舍兆胤之勲居多矣余檄有司禁環墓居民此後
母私開塾毀畫其居母蓄豬犬躡入守者募僧能焚
香掃除者護之母令有妬害敗類者議更後之守茲
土者過而謁焉亦時爲加飭無令就圯而後無憾嗟
乎高士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彼其眎
公卿辟召若土苴意固有所重其三尺之墳七尺之
骸揚芳流馥古今不朽豈以吾輩表著而吾輩之重
風教景行名賢應若此墓上詩有羅一峰倫陳白沙
獻章李崆峒夢陽湛甘泉若水諸公作具在與張曲
江碣石萬侍郎記足以垂來禩云工竣爲萬曆己未
春正月

侍御張公潼關生祠記

古鄉先生賢而祀于其鄉者有之未有生而祠之者
也生而祠于其鄉自潼關張侍御覺菴公始則潼之
博士弟子員也先是潼博士弟子員三百有奇額廩
二十起貢三年與縣制等衛學廩額三十貢額歲一

升與州等頃 上如兩臺請潼都養弟子員歲增廣
餼廩升于司徒視州郡額無差則張公以也于是潼
諸生僉謀祠祀公萬里走一介抵江以西乞余言記
其事卽唐之御額利市州之祝頌何加焉蓋諸生之
言曰今 上壽考作人四十有六年恢 世宗皇帝
之天網而光大之吾分陝以西周召之流澤在焉亦
邀福于先穆孝其東井白峙之瑞雲蒸龍變之氣庶
幾乎鄒魯之風潼之士各矜奮于文學日異而月不
同而士不敢自言造士者束于制如故事亦毋敢言

溢額惟吾張公慨然以簡書請增歲額于兩臺爲會
題 上制曰可其以潼都養弟子廩額貢額視于州
公又別損數百緡置學田若干畝倡言當事津梁潼
水之橫波臣者去漂沒磊塞之患而通于康莊此非
蘓堤召埭哉皆張公以也先生提衡名教視西秦何
殊西楚且與公縮帶同被 徵召諛至高諸生引領
南望庶撫我乎而能無惠之言予覽其書歛襟而起
曰異乎張公之爲德于其鄉也有三善焉夫古先王
建學廣儲之意至深辟諸草木必因其材而篤焉今

四海俊茂之士彬彬蔚起秀可餐而鋒可淬者不乏
然推言文章越兩漢而上低首先秦秦風湯湯秦誓
肅肅敢謂秦無人而又奚擇于潼彼鄙小之州不足
當漢一大縣而奈何遜潼于州是其儲材善也常人
溺于所見俗吏牽帷于文墨之論至不能越一步式
廓其宇張公奮然建議舉潼百年以來餼貢故格而
破之惟其才不惟其例俾士益興于文學而昭家國
家廣厲作人之意宏域外之觀其更制善也且非獨
以文也秦國之西陲而潼關古之要害扼塞處也奴
酋薄內地而套虜朶顏輩乘間騷動士首四民先禮
義以爲甲冑于櫓豈無子桑蹇視之倫賢百萬而倚
長城則樹士也而亦以樹衛又其善也此三善者於
心公於澤長於士致德產于國廣風厲是祠也士亦
因人情所共祝以拜公之賜以比于梓里之良壘不
則 朝廷亦行周官之法歲貢士于 天子公固不
自功以要譽于鄉黨朋友諸生亦具以是爲先生功
而阿私所好侈百世之談哉蓋公真醇直亮饒于幹
濟自起家巫山直指吳越所至有功德于民吏民懷

而祠之今按河以南依依于公猶吳越也公視吳越
河洛如其鄉而鄉之人其里頌仁士佩德不能加于
吳越河洛之間殆古之范文正司馬君實其流與詩
不云乎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至于兄弟御于家邦以
頌張公何佞焉于是次其語爲記以應關中諸生之
請而碑諸祠公諱惟任字某覺菴其號也萬曆某年
以卓異徵拜某道侍御史

憲副姚臯庭先生祠記

臯庭姚先生歿之若干年學使者采輿論下所司祀
于鄉又數年而其子元素抗直不容於時以回卿請
告歸則就先生故所棲遲湖山處而奉祠焉廉訪本
如吳公雅慕重先生題之曰明憲副姚臯庭先生祠
而元素屬予爲記某自少年爲諸生時已服膺先生
已與元素同鄉舉則先生逝矣先生至性醇靜絕少
世營惟孝友于老而彌篤釋褐授南比部歷丁內外
艱哀送如禮起補楚岳州恬靖廉察岳人德之顧以
讒謫河東鹽運使同知諸郡縣難決事悉以移所司
決三月河東稱平擢知惠州三年惠州大治善政種

種惠人永賴之乃晉滇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時
益州東川二土酋相仇殺先生議可無兵單騎往諭
嶺東以寧先生賢聲甚藉宐大用而會柄臣子索賂
不得遂掛冠歸蕭蕭然壁立如貧士二十年一日身
歿未幾至不能贍妻子保其室廬詳在史傳中不具
論竊惟吾鄉名賢大夫沒而祀於鄉與巋然祠且碑
于松檟之間者不乏人顧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祠
當岳武穆陸宣公林處士之間宣公披赤殫慮匡定
唐室武穆竭忠致命恢復宋社而和靖以一處士之
標參立千古先生達不侔岳陸而澤流二郡化輯兩
酋垂有百世之烈處不爲林逋而屢空晏如貽世清
白幾與老梅瘦鶴流映孤峰之上卽比鄰三公模楷
千載又何慙矣元素所建白上不負 主卽與末俗
抵牾而清寒如洗世先生之風亦足述也故爲之記
令後世知其人瞻其祠而式焉先生諱良弼字某臯
庭其號中嘉靖乙未科進士元素諱文蔚登萬曆壬
辰進士

繹幕園記

平原之西有負郭而園者蒼然而深林香鳥韻迎人
百武之外中開小隱堂堂之前問月亭峙焉流水過
其趾芙蓉出其上亭南隔垣爲釣磯引竿潑刺鷗驚
鷺起折而西爲攬輝臺謾謾長松盤桓可撫臺之北
倚籐爲棟張蘿爲幄曲水潺湲悠然修禊之地其亭
名亦蘭北出爲錦雲窩徑皆薔薇淺紅深紫遊者如
入錦步障其背白衣庵庵左爲藏書之室室左小隱
堂也堂左爲寄傲之所軒名容膝軒之東巋然出者
白雲樓朝暉夕霞交映互呈樓南結栢而棲者歲寒
亭又過而南葺茅而屋者聞籟亭園之南面塲而軒
者曰不如軒則几平疇遠野之勝畜鷄種黍之風荷
鋤擊缶之樂踞牀憑几盡在目中焉而總題之曰繹
幕園蓋司寇宋公所卜築也予雖未嘗至公圖而告
之如此且曰吾隱此二十年而上強起我作小草
每眷然念之今驅車入賀便道過里門作終焉之計
矣子爲我記予謂公古之大人山林朝市初無異觀
故謝癖東山裴耽綠野卒亦振衣理笏經營廟廊至
若伊耕呂釣開殷造周俱越懸車之年矣非其隱不

終時行則行道固然也 天子方嚮用公而必曰吾將老焉何哉韓子有言山林者士之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也嘗讀公疏稿及觀公掌邦禁以來其惻心讜論固不能不憂天下者而猶未忘家園想耶昔王安石銳行新法士大夫紛紛乞去程子獨曰此賢者所當致力之時公之鄉災民流離有柝骸而爨易子而齧者公今入奏 天子盡發內帑惠此東土詔天下有司勸農積粟使斯民有生之樂而無水旱饑荒之憂其賢于面場圃而話桑麻獨適其適者遠矣公默然不答者久之且曰子姑爲我記吾倘不能行子之言則吾不如軒中且待我也于是乎記

還青亭記

還青亭者侍御冲含方公先大父東谷翁所構亭也亭名還青者何取杜陵松竹遠還青之句也夫既亭而名之必屬以記者何不忘其先也人生天壤之間功名緣偶富貴浮物此不可不忘而先世之所蔭後人之所憑藉有豐水豳風之遺焉此不可忘者也蓋方於皖爲名族自侍御公而大而代有隱德自起莘

封公遡而上曰東谷翁曰野航公而亭則始東谷翁
菟裘老焉翁積仁衆行稱長者少孤遭家難先世之
田廬半廢惟是百畝之園千章之木所稱蒼松翠栢
紅蕖綠筠葱蒨鬱干雲霄而披風日者爲築室其
間前後五楹後又踞而亭之於是焉游于是焉嘯歌
于是焉歲時伏臘中之俯仰焉而蹶然愀然者不知
其幾迨易簣而猶眷眷然豈惟是園林松竹之好東
谷翁固有所不忘也今亭荒而址存園林幾爲榛莽
而干霄凌風者且不免有斧斤之患無亭是無東谷

翁也無記是無亭也侍御公所爲記意也抑薛公有
言孫之孫不可知故中丞柱野趙公與東谷翁相友
善者嘗遊斯亭而樂之爲賦六言五章末之什曰古
來一丘一壑能有幾客幾亭今昔盛衰存亾之感大
略如此乃東谷翁旣眷然無忘斯亭而侍御公無忘
翁所不忘以是聿追其初倘所謂豐水幽風周之盛
德耶侍御公方樹當世鴻駿之業而子弟森秀玉立
與松栢山亭相掩映崢嶸者未艾則豈惟還青而光
大之古之醉白綠野亦始基焉是不可忘者不忘而

不可知者未始不可知也客相與游譚而嘯歌其間者又不知其幾矣某爲方公所薦門下士抑亦附青雲而顯者乎故不辭副墨而爲之記

重建永明壽禪師塔院記

永明壽禪師生于唐昭宗天祐元年甲子長耳證爲應身彌陀天台號爲下生阿逸夙稟異才長歸佛乘吳越文穆王時嘗爲庫吏以盜帑放生坐歿臨刑神色不動王異而釋之遂落髮翠巖念佛誘化尋叅禮韶師承玄授密本以禪定大宗勤修西方淨業建隆二年忠懿王贈號智覺迎入本寺爲第一代住持日課一百八事證虛躡實不墮本體而輟功行著宗鏡錄一百卷心賦四卷萬善同歸集三卷又詩偈賦詠雜著共一百九十七卷宣心導衆非落要眇而絕語言緇白得戒者萬餘人入室弟子二千餘人自度度他普覺弘道若夫天樂傳聲寶樹現色普賢授以鈔華觀音灌之甘露羝伏講席鷄巢定衣異國則高麗供珍冥司則閻羅禮像精至而應神化斯通洵人天之大師慈覺之共主載諸傳紀不可思議者已宋開

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跌逝茶毘舍利鱗砌于身九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太宗皇帝賜額壽寧禪院追謚宗照大師闡揚大乘焜耀萬古羣靈所託誰得而磨焉滄桑密移不變乘變皇明萬曆二十年郡醫錢氏窆母徙師骨于舊穴之東數武浮土覆之嗟乎靈心不晦道骨將堙在師寂矣于汝安乎天啓長夜青烏吳生得之以告郡人吏部主事虞公淳熙虞公聞之以轉語其淨慈嗣法孫大壑壑乃悲憤交集財法竝施潛收舍利十一粒如芥如黍骨一盂爲金爲碧丁未冬虞公復偕壑往開其舊坎收骨一盂若披重雲宿霧覩日月光如於沉海淤沙湧摩尼寶于是雲棲大師祿宏祭酒陶公望齡與汝亨及諸宰官居士輩瞻禮讚嘆未嘗有如獲自心而巡按鹽法侍御左公宗郢水利副使王公道顯錢塘令聶公心湯首先施金倡諸善信復營塔於宗鏡堂後爲高者級五爲堵者圍三而按察使吳公用先謀竟未了之緒覆塔爲亭莊嚴佛土恢弘祖法無遺憾焉工起於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落成萬曆三

十七年巳酉十二月佛成道日大壑以汝亨從諸善
信親炙隨喜而屬爲之記某竊以萬物有遷道不與
遷一靈不毀形俱無毀是故孝子慈孫嗣父繩祖卽
其屋廬丘墳衣冠典籍罔不虔護何況膚髮指爪心
神骨髓滴滴相承其忍屑越觀自身已普觀萬類薪
火嗣續舉無差別佛子奉佛當復如是是故應知靈
蛻遺骨舍利寶珠非壽師有此宰堵波莊嚴堅固非
壑公有諸宰官居士隨喜捐助塔者亭者讚嘆恭敬
者非諸善信有不遷爲宗日新同德彼夫野雉與靈
雞齊觀蛇蚓與龍象鈞體育王七寶古佛一錐莖草
寸檀瓦礫珠玉皆妙明之共證而佛祖之分應也不
然大壑一孱弱僧耳安能於壽師七百餘年後揮魯
戈揭重光瀝法眼嫡孫之血契韶國真子之宗哉大
壑合掌稽首曰如居士言願授之記者垂示來茲而
重宣以偈

我觀世人往生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

惟師化去幾千年

舍利纍纍赤巖右

如大圓鏡照十方

如明月光現羣有

應知一切含靈生

如鏡在堂珠在手

勸汝瞻禮塔院時

勿作師靈我無受

未添香前一著眼

古佛摩尼端然否

三摩庵記

鍾陵西門外故無觀寺羅孝廉文燧有隙地生平嗜善願捨之爲庵推擇僧有戒行者俾守之而問名于余且堂房湫隘甚不堪容膝此地故通會城劇路車騎聲晝夜不絕淨攝好修者未必樂居此里人又多不解佛理余曰卽喧處寂作不解之解以象教爲導

師政不可以無庵乃題之爲三摩蓋取楞嚴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語也何以故有法未聞譬如聾人立鐘鼓下無有鳴處聞而不思如膏梁子不問菽麥思而不修如說食畫餅終不得飽三者無一盡日行毒霧中不見日月是故此庵名爲三摩三摩之地車塵馬足之地當無二觀聞不聞思不思修不修之間而已孝廉君與諸父老皆曰善請書所題以導居鍾陵城而不知由西門出者命僧普慶居之慶稍稍解佛事有戒行樊叅政鵬甫劉學士幼安夙稱其人與之游

不虛也庵前爲山門門以內爲觀音大士堂旁兩廂
一爲香積廚一爲學徒焚誦所又兩廂可待客僧廚
下宿者歷堂而入爲佛殿殿旁爲僧舍二其後捲一
楹爲準提堂旁二廂亦可容僧衆飯庵三面皆曠野
茂樹高與高宗嶺相望而右一徑與玉版通亦城西
勝地也工起于庚子秋七月廿六日以乙巳春而竣
凡事成難而毀易予行矣故不可以無記

永興寺記

西溪有名刹曰永興寺當靈鷲之陰唐貞觀中悟明
尊者開山宋鐵牛印禪師重建濟顛復壘石爲安樂
橋不數武而當水啣處欽碕欲墮乃夏漲秋灌勢甚
衝決而巋然獨存真聖蹟也郊民將食螺螄已斷其
尾顛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皆無尾寺中廢嘉靖間
復興失其東偏爲萬氏祠而祠又屬趙氏馮祭酒開
之倡緣以七十緡贖還于是永興東境始復僧真麟
居禪堂舊址焚修不懈禪房三間在池左高榆修竹
間碧琅綠雪翛然可人池右種梅百本霏霏晴雪芳
馥林表祭酒因屬麟上人并佛宇一新之數往來此

寺嘗嘆曰此寺非惟地境幽絕僧朴真無綺妄非諸山等卽十八里梅花春時山家焙茶香聞十餘里亦清勝冠諸叢林矣因題曰二雪堂永興有緣不減蘓學士三過矣寺後有方丈名安樂松軒是予所書廚下井名聖泉雲間陸尚書樹聲有淨界莊嚴題莫方伯如忠所書俱名筆足與寺千載宐記

香巖社記

西湖兩山無地不佳秀獨湖南淨慈寺最勝淨慈亦有精舍然多爲游僧行脚酒客坐沸之場所稱萬峰舍西隱慈雲南枕慧日東望蓮洞北接藕洲湖光在案巖石作供爲南屏最勝處而隱於寺林之西衆目不盡覩然咸淳志載永明壽禪師就此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嘗感四天花雨故名雨花臺本朝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亦在焉余嘗過淨慈訪壑法師顧而樂之嘆此名流勝境不應荒蔓林叢中壑公頃又應法華講席於勝果山巖立懺期期於悟入三昧則何不就此勝地創爲堂曰法華懺堂晝夜修持接壽師雨花之派而以堂後構軒三楹軒之南起一閣供

白衣大士閣以下有淨室三兩間與雨花巖對周遭竹木之勝吾輩同調人於焉結社於焉偃息嗣太初高士之風彼凡僧俗士不與焉豈非西湖南山千載盛事耶友人汪孟樸然明輩聞斯語欣然以聚材締構爲已任方伯本如吳公大叅咭雲王公司理子嗇孫公咸捐俸來助友人項扈虛黃長吉汪季玄李玄白門人方若淵方美徵俱歡喜相勸而成於是起工於庚戌春從萬峰房之西開一徑入上數十步築短墻爲門顏其處曰香巖社而爲懺堂爲軒爲閣爲室如前語皆具軒名媚清取謝靈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句閣仍雨華則吳公所題也從社逕而入逶迤長廊林風山月時來拂人臺旁故有亭塊然作湖光峰色之障吳公亟命立去之遂曠然殊觀覽者無不讚歎而俗士不辨所自以爲寺僧私舍一切闖踐當途諸公或乘酒興至作松間之喝因與吳公立爲約法三章曰不殺生不演戲不借人寓期與修士寂人共保任之使無墮壞於不韻之手吾輩與寺僧俱不得遽廬視之而又不得私爲已有也社成半年

餘而寓庸居士爲之記

澹石谷重建法華庵記

休寧白嶽之勝與黃山竝稱海內惟玄武道宮最著而佛刹罕儷按縣志所載寺庵甚具亦多缺略其從商山遡流十餘里爲九龍山道場有龍華寺則後漢乾佑二年圓通師所建而九龍山之足曰澹石谷寺僧雄上人建法華庵爲九龍山別院則自宋景德三年訖於今凡六百二十有八年矣嘉靖以來寺漸圯僧徒星散卽九龍山香火僅存殘碑而法華庵者竟爲荆榛虎豹之區勝地法因湮滅不稱可嘆也太學吳君芝以英年遠志皈心慧業慨然卽其處披荆薙草經營木石重鼎建焉宏構新規振景德之舊觀而庵以後爲大悲閣供大士閣之下供西方三聖莊嚴淨土旁置房若干楹居僧寮庵若干畝爲山門旁設鐘鼓爲朝梵暮禪之節前爲石橋又爲放生池池左側爲澗又爲石橋爲蓮花池爲軒爲竹林林之右平夷蒼鬱綠石澗小闢則入澹石谷口徑也谷有五庵踞其中而第一谷二谷在左衆泉瀉流深池淺澗飛

瀑如布構草堂臨之爲太學靜息處第四五谷在右
亦有泉瀉小池名法雨泉其上有石巖嗟呀如虎名
虎巖太學爲構祠奉其先人依法資冥皆佛慈所攝
受也庵四週若干里太學發自獨願捐貲若干緡三
載告成而屬余爲記余竊惟法華之義夫妙法卽心
凡聖同體在垢不染如青蓮華泥而不滓衆生具足
何必覓佛盡虛空界大千國土墻壁瓦礫無非是法
何必澹石是法常淨離垢歷劫本無存滅豈以菴院
而作興廢然而五濁迷心非法不宣法無形似非境
不現境亦窈寂非像不瞻故億萬比丘隨便說法塵
塵剎剎安立道場則不可謂是菴爲幻境而妙法爲
虛縣澹石爲方隅而三千大千爲廣浩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皆所以傳諸佛之秘要而植衆生之慧命也
嗟乎後之視今今之視昔景德以後茲爲嗣興自茲
以還心心相續法法相禪亦豈可以堙滅不稱乎哉
余故爲之記以示來者而系以偈

無上微妙法

無量妙明心

居垢而常淨

有如青蓮華

喻茲妙法因

廣爲說方便

塵刹無不現 何況澹石谷 大千諸衆生
所願證佛智 是名法華庵 儼然靈山會

重修崇真觀記

江右自張許兩真人華山玄元之教行而老氏之宮
十居六七釋氏不敵也鍾陵寺與觀亦稱魯衛之政
邑民人多儉而畫于理俗好神其鬼而解禳祈禱之
事無日不有道教亦差勝城以內惟白雲海智寺稍
稍弘厥其宮而聚溷市巷庶幾出文明門迤而東有
所謂崇真觀者踞山麓之僻其高則香爐紫霄三台
文筆諸峰相睥睨可眺其下則三江九曲之水所環
而帶也其中則林木蒼鬱而蔚蒼去市不遠大饒玄
暢之致客每顧而樂之按志創自漢元鼎而山則先
賢臧嘉猷所施也有攸游井一白玉蟾煉丹于此王
郭諸仙飄笠杖履而至者代亦不乏宋乾道有戴道
士登巳丑進士累官尚璽卿勅重建有碑有製我朝
自嘉靖甲辰燬而後新三清祖師二殿道衆廊房可
三十餘舍今且剝苔蘚而頽風雨矣山田或沒于豪
而閭巷俗子弟饑則寄生飽卽颺去教益以陵夷矣

觀與學宮相邇予每釋奠先師與諸生論文之暇時
過而憇焉因爲之慨然太息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信乎哉名山仙跡耳目所未歷而荒落于兵燹荆榛
之間者何可勝道昌黎氏爲火其書廬其居之說益
以尙俗士而沉錮其疾無賴子且以爲是託宿遽廬
地則真人清淨之居鍾陵遂不得而有之乎于是召
坊里父老討其故而一新之汰其道而淫者清其產
之轉徙而乾沒者殿宇廊舍加庀焉還舊觀而止山
前峙大樹爲門而榜之曰只尺玄門月下小坐蒼翠
四落則予所創也予捐俸鍤十之一而丞胡君來貢
向道有幹濟才所捐助十之三四工竣爲巴巴仲夏
不可無記以託日月

崇德文壁山記

崇德於樵李稱名邑綰帶而游學宮者多彬彬藻文
之士學宮之東南偏不下數十武有魁父之丘曰文
壁山創自國初迄於武廟載在邑乘嘉靖間納言呂
公益廣崇之修竹嘉木扶疎掩映鬱乎郁郁而增膠
人之觀而役人徐珊者輒以狐鼠營窟其中日侵月

削割東北之隅以爲層樓複屋未堙之跡僅完西南
邑諸生無不蒿目扼腕者故嘗鳴於邑侯王公司憲
蔡公檄治之不竟侵據如故會毅軒陳侯下車興益
除損與士民更始諸生抱前憤發其事以聞侯爲之
慨然太息曰嗟乎儒不勝奸至是哉夫蠹食書蟲食
稼不剔不完不芟不生且令親民育士條教導化卽
不能恢弘文學之緒耀于光明奈何使夫子之宮墻
諸儒生冠帶之地而一細人得爲蠹爲蟲以爲營窟
則烏所貴令于是乎赫然震怒與廣文先生台陽陳
公率諸子弟登山覽勝按故址而討之撤廬毀室纍
土以封一丘之山巋然而映于修竹嘉樹之間者令
如舊觀而止奸人之窟還爲文囿諸生相與徜徉瞻
眺其上咸咨嗟嘆息以爲幸甚斯文爲徼寵于陳父
諸弟子式恢欲墜之業圖書魁壁于是焉在何得無
文以垂不朽而予適以使事過語溪於是廣文先生
陳公不以予不文率諸生登舟相勞屬爲記某謝不
敏旣讀其所次第作而嘆曰嗚呼道弘文文弘世隆
則隆污則污豈非以人哉而迂儒膠于道德之旨謂

三代學校之設其藝禮樂射御書數其倫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其教詩書易春秋安所事假靈于天
苞司契于地符章句小生謂是雕蟲篆刻之技足噴
風薄雲有餘此塊然一坏者不啻弁髦庸詎知夫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精氣相盪幻卽大塊幻也不卽一
坏之土一微之塵其于廢興消長之數影傳形聲傳
響不爽也且吾宣尼不嘗愛餼羊乎以爲一坏一微
已耳是山之巋然而峙東南陲者豈其爲傲游嘯詠
覽觀之具固官師所爲崇之士儲靈而士所自踐也
士而還其所自踐則士貴聚于斯歌誦於斯而乃得
相與陳藝明倫稟先王之教爲四民首則道尊數十
年之蠹蠹一朝而除之岡陵如昨而以翼士而以扶
教山川不毀則法行由初邈之爲紹緒由後規之爲
開美一物而五善備陳侯者雍容而修宓子之政君
子愛人小人易使廣文先生羣二三冠帶之士託茲
山之勝執經陳俎起于人文茲山雖小不可謂非魯
鳧鄒嶧河文洛誦之符樵李之士崇爲冠冕則陳侯
所以弘人雅化顧不鉅哉是宐記矣

重造羅溪橋修路記

鍾陵境西二十里爲羅溪自章江東注滙于彭蠡湖
環溪臨山漾碧千澗二水橫集渡者胥苦正統間前
令張公冲創石橋築隄延袤二里而遠自義兵討逆
濠虞其自湖而東斷爲兩橋圯至今易以板板且速
朽厥隄衝波蕩浸亦日以塌敗秋冬水涸淺震泥塹
石磊砢如棧道不可走自春而夏風雨大壯撫水壅
贛水奔會橋堤漭泆無辨行者矍矍卽人馬俱墮上
官過客令每驅十余舟待舟子停楫候望無以爲食
愁歎竟晨夜不去口驚風犯濤覆墜沉汨者歲歲有
之蓋某目擊茲苦三年大息向父老計則輒歎是浩
大功非五六千金經幾歲月不就民且瘠而愁衝官
帑無所出誰濟此者某曰不然不一勞不永逸萬事
心造耳卽張令作者豈真有鞭石超海力哉于是檢
司藏馬薪與報金矢入而羨者百餘金丞簿尉各輸
俸幾五十金首事而士大夫鄉三老庶民及往來行
旅客之好施者各從願所捨自毫釐升斗而上至什
百先後踴躍赴者可千金無財施効血汗荷鍤者亾

算廼禮致鄉州判樊灼選委鄉典史宋墉季棻召木
石匠計工力日夜董其事不休尉沈卿時時勞來之
橋凡六甕路二百七十五丈凡用大小石一萬七千
九百塊椿木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五株竹二千九
百有五十堤亂石填砌纍數萬不勝數諸匠作及舟
載擔負搬運諸土木工凡四千九百三十工有奇虞
岸衝汨將復圯椿以外夾堤植長短柳捍之可二千
餘株蓋小閣一座上可臨溪流看山下可矚舟車牛
馬走東故有架橋西故有托固橋俱崩圯以其餘修
築之溢百金是役也經始于壬寅冬十月落祭卯夏
之五月凡靡金一千二百三十兩而羨惟是賢士大
夫二三善信諸父老子弟矢願相成某豈其敢貪天
之功會當載過從計吏入聊記其事勒之溪畔而平
治覆護俾勿壞以告後來令此邑者

靈兔塚記

先癸丑四年客有見白兔于天台山者守三年而得
之珍重寶愛歷遊諸王侯公卿間未遇也迨癸丑秋
八月攜之白門門下士汪生輩捧以歸余予籠以金

鏤題以玉衡偃仰一室曠若林麓與之周旋者凡三年其體瑩皓月眼含赤霞水姿絕倫雪態橫逸若蹲若臥名狀千變客或見其一班予日摩娑愛玩之未有窮也今年春二月先一夕夢有黑衣童子雙眸下睇眈以赤文若繞膝置辭者予驚而寤起視之作欠伸態躑躅者三遂歿矣予愴然若喪者久之豈記所謂五百年而白五百年而黑者其變徵乎夫遷無超有理之大常含靈表異物有至貴每見徑山標靈雞之塚河東記鸚鵡之塔斯皆資始道妙託體山阿余之斯兔豈不同然遂裹以文車封之靈鷲山腰韜光庵下識曰靈兔塚卽委蛻一時流耀千載詎忍堙沒不稱草木俱腐哉明萬曆乙卯孟夏朔日玉衡主人書石

藏書閣記

天地之間號物有萬紛紜並貯以瞻人之欲而聽其自取人之情亦各有所喜悅而託之乎物於其中取一焉愛重好樂則莫不寶而藏之若貪若秘而日挾以爲翫然互有通蔽不可以相喻是故金刀泉貝象

犀珠玉好貨者之所藏也然俗而不韻天球國琛夏
璜商彝周鼎秦鐘晉璧楚珩以至孔履漢劔之屬好
古者之所藏也然貴而不適龍胎之醴鳳文之羅木
公金母之術補屨賣香之符或絳樹而青實或封砂
飛火好異者之所藏也然怪而不經然則常而不怪
貴而能適韻而通俗天下之當喜悅愛重可法可傳
而寶而藏之者宜莫如書是故混沌既剖羲畫箕疇
抉三才之奧開六經之原則神理之宗也宣陰陽調
喜怒開蒙牖明益智辨物複而不厭會而能通則性
情之統也兵農禮樂吉凶消長治亂興亾之藉若寒
之褐饑之穀手足之杖心眼之鏡無之則克克如有
窮而貿貿乎無所之則萬事之紀也作者謂聖述者
謂明賢識其大不賢識小三教稟尊九流駢技百家
之詞衆口之辨明明相續汶汶相耀則古今智愚之
府也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掌內則延閣廣內秘冊
之府名山之副屋壁之留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帝
王衆庶之囿也象盡意辭盡言形下爲器形上爲道
造化不能私糟粕不能滓則天人之符也是故書契

以來丘索墳典之餘浩瀚繁委山嶽淵海簡牘姓字
巧歷莫紀故王修百卷林宗千帙中郎萬軸二酉五
車張乘鄴架取類博撰物雜有之可抗萬古邈百城
無之則憎面目澁語言是故爲淫爲癖爲筭爲倉爲
傭爲市爲借爲鬻帶鈕扣角然犀照營或十七年而
不窺門或八十餘而不釋手古之志士通人勞生怡
老漱潤擷華披羣林勒一家至死而不休豈惟左馬
班楊仲舒劉向王克蔡邕之流哉縣日月以不刊垂
宇宙而逾朗亦各言其好也已矣今之訾者其端有
四拾斲輪之餘唾謂粗而不神鑿亾羊之同病謂翫
而喪志崇虛之眇說謂勞而罔功傷羸氏之劫灰嗟
陶胤之不好謂聚而終散庸知夫精粗一器博約同
條有無共域有秦灰必有漢詔有蠹蝕必有流傳欣
未喪之在茲振木鐸于長夜昔者吾師勤三絕之編
設四科之日垂文章之統緒闡性道之玄微吾安能
舍七十子而爲之徒離博文而見卓爾哉門人吳生
德聚少負慧質蚤謝浮名澹羶悅之途屏塵緇之累
孜孜窮年志於是道作藏書閣屬予爲記予故廣侈

其說與是閣並垂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信而好古必有傳焉閣起于某年成于某年踞某山水之勝書自昔貯至今凡若干萬卷例得並載

重修南水部郎督理蘆政斗墟劉公生祠記

斗墟劉公爲蜀合州守會採木之役抗監司爲州民請命監司詆誣被逮蜀民聚衆走萬里扣闕下事白遷楚黃安令以循良徵拜南都水司主事督蘆政戊戌最聞庚子以播之亂推公守貴陽公去而商民王家賓胡子良游龍翔輩思公而立之祠播平公晉臬副使有威德貴陽以安甲辰請告歸迨今十五年祠漸圯而惡監家據而占之與橫弁合得其值百餘金且毀焉故商民胡游輩憤憤鳴之御史臺郭公下江寧令艾訊其事祠復出重爲之葺而立像以祀永永尸祝之諸生林士章汪孺希輩率商人來額予屬爲記予因獲覽諸士大夫所贈公言而被讀公所督蘆政時拾餘疏伏而歎曰嗟乎劉公蓋所稱節士才臣合而一人其爲國家課賦理財功甚鉅而有德于江以南北之億萬民甚厚不可無祠也孔子云其

人存則其政舉誠哉是言今 國家動稱乏財至罄
縣囂恥計臣無可奈何輒歎生亡人 畱都根本重
地蘆政所供 上用陵垣諸費繁鉅萬計每見告匱
頃余在水曹所聞見諸部務大都上下以丈法格式
相繩守遵故事攸行而已長者輒云貴靜不貴動貴
因不貴更靜而因之其論甚美然奸人得侵牟公家
之利吏舞文相朋爲漏爲占弁人菴人合而掣官之
肘郡縣亦無可奈何甚者緣以爲貨于是貧洲民斃
而流亡過半豪民割公腴肥私家而 國課至不可
詰安得如劉公其人精白乃心爲 國家任勞怨令
豪猾斂手舉小民而生聚之也亡論細者如勲臣劉
某橫占二洲紮千金莫能問有豪王履極據洲焚劫
至名其處曰殺人洲而公一一奏劾勘理如法盡出
其乾沒逋負者於官每歲額課可四萬餘而它追入
羨贏計四千餘金會大工興歲費金錢亡算中璫巧
爲侵漁至臺使者不能持公持之獨堅以其身歷江
上下荻葦莽蒼間不避寒暑而二百年蘆政爲之一
清所條陳曰明經制曰正疆界曰時清丈曰嚴徵解

曰重事權大司空聞於上輒報可此五者百世行之可也假令公分念爲身圖見利害惕息當合州被逮時已亡公又安能戢強勲芟逋寇爲公家畫生息長養之計孔子所稱其人信其人哉余嘗妄言今天下吏治純盜虛聲州縣違道干譽以媚所司輒碑之祠之而可毀可仆者甚衆部官威令不能侔兩臺而親民不及州縣之吏非真才實惠浸江臯而沃萬衆安得比于庚桑之民至創之十五年以前而又新之十五年以後如祠劉公者也羊公之峴山朱邑之桐鄉公方之何泚焉公諱冠南字文光斗墟其號舉癸酉鄉進士爲廬陵文信國里人祠之趾在聚寶門長千里侍御郭公顏其祠曰清節遺思載儀部誌中守祠僧名真穆得並書

圖書

卷之八

四

